

去 國

冰 心 著

北 新 書 局 印 行

黃皮叢書之三

去國

冰心女士著

上海

北新書局發行

1935

目次

兩個家庭……	一
斯人獨憔悴……	二四
去國……	四四
世界上有的是快樂……	七三
光明……	
最後的安息……	八一
一個兵丁……	一〇五
一個軍官的筆記……	一一〇
是誰斷送了你……	一二〇

三兒	……	一二九
魚兒	……	一三三
國旗	……	一四一
一個不重要的軍人	……	一四七

兩個家庭

前兩個多月，有一位李博士來到我們學校，演講「家庭與國家的關係」。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，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，又引證許多中西古今的故實，說得痛快淋漓。當下我一面聽，一面速記在一個本子上，完了會已到下午四點鐘，我就回家去了。

路上車上，我還是看那本筆記。忽然聽見有一個小姑娘的聲音叫我說：『姐姐！來我們家裏坐坐。』抬頭一看，已經走到舅母家門口，小表妹也正放學回來；往常我每回舅母家，必定說一兩段故事給她聽，所以今天她看見我，一定要拉我進去。我想明天是星期

日，今晚可以不預備功課，無妨在這裏玩一會兒，就下了車，同她進去。

舅母在屋裏做活，看見我進來，就放下針線，拉過一張椅子，叫我坐下。一面笑說：『今天難得你有功夫到這裏來，家裏的人都好麼？功課忙不忙？』我也笑着答應一兩句，還沒有等到說完，就被小表妹拉到後院裏葡萄架底下，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，要我說故事。我一時實在想不起來，就笑說：『古典都說完了。只有今典，你聽不聽？』她正要回答，忽然聽見有小孩子啼哭的聲音。我要亂她的注意，就問說：『妹妹！你聽誰哭呢？』她回頭向隔壁一望說：『是陳家的大寶哭呢，我們看一看去。』就拉我走到竹籬旁

邊，又指給我看看說：「這一個院子就是陳家，那個哭泣的孩子就是大寶。」

舅母家和陳家的後院，只隔一個竹籬，本來籬笆上面攀緣着許多扁豆葉子，現在都枯落下來；表妹說是陳家的幾個小孩子，把豆根拔去了，因此，只有幾片的黃葉子掛在上面，看過去是清清楚楚的。

陳家的後院，對着籬笆，是一所廚房，裏面看不清楚，只覺得牆壁被炊煙薰得很黑。外面門口，堆着許多什物，如破磁盆之類。院子裏晾着幾件衣服。廊子上有三個老媽子，廊子底下有三個小男孩。不知道他們弟兄爲什麼打吵，那個大寶哭的很利害，他的兩個

弟弟也不理他，只管坐在地下，抓土捏小泥人玩耍。那幾個老媽子也咕咕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。表妹悄悄的對我說：「他們老媽子真可笑，各人護着各人的少爺，因此也常常打吵。」

這時候陳太太從屋裏出來，挽着一把頭髮，拖着鞋子，睡眼惺忪，容貌倒還美麗，只是帶着十分嬌惰的神氣。一出來就問大寶說：「你哭什麼？」同時那兩個老媽把那兩個小男孩抱走。大寶一面指着他們說：「他們欺負我，不許我玩！」陳太太啐了一聲：「這一點事也值得這樣哭，李媽也不勸一勸！」李媽低着頭不知道說些甚麼，陳太太一面坐下，一面擺手說：「不用說了，橫豎你們都是不管事的，我花錢雇你們來作什麼，難道是叫你們來幫着他們打架

麼？」說着就從袋裏抓出一把銅子給了大寶說，「你拿了去跟李媽上街玩去罷，哭的我心裏不耐煩，不許哭了！」大寶接了銅子，擦了眼淚，就跟李媽出去了。

陳太太回頭叫王媽，就又有了一個老媽子，拿着梳頭匣子，從屋裏出來，替她梳頭。當我注意陳太太的時候，表妹忽然笑了，拉我的衣服，小聲說，「姐姐！看大寶一手的泥，都抹到臉上去！」

過一會子，陳太太梳完了頭。正在洗臉的時候，聽見前面屋裏電話的鈴響。王媽去接了，出來說：「太太，高家來催了，打牌的客都來齊了。」陳太太一面擦粉，一面說：「你說我就來。」隨後也就進去。

我看得忘了神，還只管站着，表妹說：『他們都走了，我們走罷。』我搖手說：『再等一會兒，你不要忙！』

十分鐘以後，陳太太打扮的珠圍翠繞的出來，走到廚房門口，右手扶在門框上，對廚房裏的老媽說：『高家催的緊，我不吃晚飯了，他們都不在家，老爺回來，你告訴一聲兒。』說完了就轉過前面去。

我正要轉身，舅母從前面來了，拿着一把扇子，笑着說：『你們原來在這裏，樹陰底下比前院涼快。』我答應着，一面一同坐下說些閒話。

忽然聽有皮鞋的聲音，穿過陳太太屋裏，來到後面廊子上。表

妹悄聲對我說：「這就是陳先生。」只聽見陳先生問道，「劉媽，太太呢？」劉媽從廚房裏出來說，「太太剛到高家去了。」陳先生半天不言語。過一會兒，又問道，「少爺們呢？」劉媽說，「上街玩去了。」陳先生急了說，「快去叫他們回來。天都黑了，還不回家。而且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處。」

劉媽去了半天，不見回來。陳先生在廊子上踱來踱去，微微的歎氣，一會子又坐下。點上雪茄，手裏拿着報紙，却抬頭望天凝神深思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仍不見他們回來，陳先生猛然站起來，扔了雪茄，戴上帽子，拿着手杖逕自走了。

表妹笑說：『陳先生又生氣走了，昨天陳先生和陳太太拌嘴，說陳太太不像一個當家人，成天裏不在家，他們爭辯以後，各自走了。他們的李媽說，他們拌嘴不止一次了。』

舅母說：『人家的事情，你管他作甚麼，小孩子家，不許說人！』表妹笑着說：『誰管他們的事，不過學舌給表姐聽聽。』舅母說：『陳先生真也特別，陳太太並沒有什麼大不好的地方，待人很和氣，不過年輕貪玩，家政自然就散漫一點，這也是小事，何必常常動氣！』

談了一會兒，我一看錶，已經七點半，車還在外面等着，就辭了舅母，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梳洗完了，母親對我說：「自從三哥來到北京，你還沒有去看看，昨天上午亞蓓來了，請你今天去呢。」——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，亞蓓是我的同學，也是我的三嫂。我在中學的時候，她就在大學第四年級，雖只同學一年，感情很厚，所以叫慣了名字，便不改口——我很願意去看看他們，午飯以後就坐車去了。

他們住的那條街上很是清潔，都是書店和學堂。到了門口，我按了鈴，一個老媽出來，很乾淨伶俐的樣子。含笑的問我，「姓甚麼？找誰？」我還沒有答應，亞蓓已經從裏面出來，我們見面喜歡的了不得，拉着手，一同進去。六年不見，亞蓓更顯得和藹靜穆了。但是那活潑的態度，仍然沒有改變。

院子裏栽了好些花，很長的一條小徑，從青草地上穿到台階底下。上了廊子，就看見葦簾的後面藤椅上，一個小男孩在那裏擺積木玩，漆黑的眼睛，緋紅的頰，不問而知是聞名未曾見面的姪兒小峻了。

亞蓓笑說：『小峻，這位是姑姑。』他笑着鞠了一躬，自己覺得很不自然，便回過頭去，仍玩他的積木，口中微微的唱歌。進到中間的屋子，窗外綠陰遮滿，幾張洋式的椅桌，一座鋼琴，幾件古玩，幾盆花草，幾張圖畫與照片，錯錯落落的點綴得非常靜雅。右邊一個門開着，裏面幾張書櫥，磊着滿滿的中西書籍。三哥坐在書棹旁邊，正寫着字，對面的一張椅子，似乎是亞蓓坐的。我走了進

去，三哥站起來，笑着說：『今天禮拜！』我道：『是的，三哥爲何這樣忙？』三哥說：『何嘗是忙，不過我同亞蓓翻譯了一本書，已經快完了，今天閒着，又拿出來消遣。』我低頭一看，桌上對面有兩本書，一本是原文，一本是三哥口述，亞蓓筆記的。字跡很草率，也有一兩處改抹的痕跡。在桌子的那一邊，還磊着幾本，也都是亞蓓的字跡，是已經翻譯完了的。

亞蓓微微笑說：『我那裏配翻譯書，不過藉此多學一點英文就是了。』我說：『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詩「紅袖添香對譯書」了。』大家一笑。

三哥又喚小峻進來。我拉着他的手，和他說話，覺得他應對很

聰明，又知道他是幼稚生，便請他唱歌。他只笑着看着亞蓓。亞蓓說：『你唱罷，姑姑很愛聽的。』他便唱了一節，聲音很響亮，字句也很清楚。他唱完了，我們一齊拍手。

隨後我又同亞蓓去參觀他們的家庭，覺得處處都很潔淨規則，在我目中，可以算是第一了。

下午兩點鐘的時候，三哥出門去訪朋友。小峻也自去睡午覺。我們便出來，坐在廊子上，微微的風，送着一陣一陣的花香。亞蓓一面織着小峻的襪子，一面和我談話。一會兒三哥回來了，小峻也醒了，我們又在一處遊玩。夕陽西下，一抹的晚霞，映着那燦爛的花，青綠的草，這院子裏，好像一個小樂園。

晚餐的肴菜，是亞蓓整治的，很是可口。我們一面用飯，一面望着窗外。小峻已經先吃過了。正在廊下捧着沙土，堆起幾座小塔。

門鈴響了幾聲，老媽子進來說：『陳先生來見。』三哥看了名片，便對亞蓓說：『我還沒有吃完飯，請我們的小招待員去領他進來罷。』亞蓓站起來，喚道：『小招待員，有客來了！』小峻抬頭來說：『媽媽，我不去，我正蓋塔呢。』亞蓓笑着說，『這樣，我們往後就不請你當招待員了。』小峻立刻站起來說：『我去，我去。』一面抖去手上的塵土，一面跑了出去。

陳先生和小峻連說帶笑的一同進入客室，原來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陳先生——這時三哥出去了，小峻便進來。天色漸漸的黑

暗，亞蓓捻亮了電燈，對我說：『請你替我說幾段故事給小峻聽，我要去算賬了。』說完了便出去。

我說着「三隻熊」的故事，小峻聽得很高興，同時我覺得他有點倦，一看手錶，已經八點了。我說：『小峻，睡覺去罷。』他揉揉眼睛，站了起來，我拉着他的手，一同進入臥室。

他的臥房實在有趣，一色的小床小傢具，小玻璃櫃子裏排着各種的玩具，牆上掛着各種的圖畫，和他自己所畫的剪的花鳥人物。他換了睡衣，上了小床，便說：『姑姑，出去罷，明天見。』我說：『你要燈不要？』他搖一搖頭，我把燈捻下去，自己就出來了。

亞蓓獨坐在台階上，看見我出來，笑着點一點頭。我說：『小

峻真是膽子大，一個人在屋裏也不害怕，而且也不怕黑。『亞蓓笑說：『我從來不說那些神怪悲慘的故事，去刺激他的嬌嫩的腦筋，就是天黑，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，自然不懂得什麼叫做害怕了。』

我也坐下，看着對面客室裏的燈光很亮，談話的聲音很高。這時亞蓓又被老媽子叫去了，我不知不覺的就注意到他們的談話上面去。

只聽得三哥說：『我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，覺得你很不是自暴自棄的一個人，爲何現在有了這好開縱酒的習慣，我們的目的是什麼，希望是什麼，你難道都忘了麼？』陳先生的聲音很低說：『這個時勢：不遊玩，不拚酒，還要做什麼，難道英雄有用武之地麼？』

三哥嘆了一口氣說：『這話自是有理，這個時勢，就有滿腔的熱血，也沒處去灑，實在使人灰心。但是大英雄當以赤手挽時勢，不可爲時勢所挽。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壞了，將來就有用武之地，也不能做個大英雄，豈不是自暴自棄？』

這時陳先生似乎是站起來，高大的影子，不住的在窗前搖漾，過了一會說：『也難怪你說這樣的話，因爲你有快樂，就有希望，不像我沒有快樂，所以就覺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。』這時陳先生的聲音裏，滿含着憤激悲慘。

三哥說：『這又奇怪了，我們一同畢業，一同留學，一同回國。要論職位，你還比我高些，薪俸也比我多些，至於素志不償，是彼

此一樣的，爲何我就有快樂，你就沒有快樂呢？」陳先生就問道：「你的家庭什麼樣子？我的家庭什麼樣子？」三哥便不言語。陳先生冷笑說：「大概你也明白……我回國以前的目的和希望，都受了大打擊，已經灰了一半的心，並且在公事房終日閒坐，已經十分不耐煩。好容易回到家裏，又看見那凌亂無章的家政，兒啼女哭的聲音，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。我內人是個宦家小姐，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，天天只出去應酬宴會，孩子們也沒有教育，下人們更是無所不至。我屢次的勸她，她總是不聽，並且說我，「不尊重女權」「不平等」「不放任」種種誤會的話。我也曾決意不去難爲她，只自己獨力的整理改良。無奈我連米鹽的價錢都不知道，

并且也不能終日坐在家裏，只得聽其自然。因此經濟便一天比一天困難，兒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縱，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！既出去了，又不得不尋那劇場酒館熱鬧喧囂的地方，想以猛烈的刺激來衝散心中的煩惱。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不知不覺的就成了習慣。每回到酒館的燈滅了，劇場的人散了，更深夜靜，踽踽歸來的時候，何嘗不覺得這些事不是我陳華民所應當做的，然而……咳！峻哥呵！你要救救我纔好！』這時已經聽見陳先生嗚咽的聲音，三哥站起來走到他面前。

門鈴又響了，老媽進來說我的車子來接我了，便進去告辭了亞
| 蓀，坐車回家。

兩個月的暑假又過去了，頭一天上學從舅母家經過的時候，忽看見陳宅門口貼着「吉屋招租」的招貼。

放學回來，剛到門口，三哥也來了，衣襟上綴着一朵白紙花，臉上滿含着悽惶的顏色，我很覺得驚訝，也不敢問，彼此招呼着一同進去。

母親不住的問三哥，「亞蓓和小峻都好麼？爲什麼不來玩玩？」這時三哥臉上纔轉了笑容，一面把那朵白紙花摘下來，扔在字紙籃裏。

母親說：「亞蓓太過於精明強幹了，大事小事，都要自己親手去做，我看她實在太忙。但我却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有一毫勉強慌急的態度，匆忙憂倦的神色，總是喜喜歡歡從從容容的，這個孩子，

實在可愛！」三哥說：「現在用了一個老媽，有了幫手了。本來亞
| 蓓的意思還不要用。我想一切的粗活，和小峻上學放學路上的照應
，亞蓓一個人是決然做不到的。並且我們中國人的生活程度還低，
| 雇用一個下人，於經濟上沒有什麼出入，因此就雇了這個老媽，不
過在粗活上，受亞蓓的指揮，並且亞蓓每天晚上還教她念「字片」
和「百家姓」，現在名片上的姓名，和賬上的字，也差不多認得一
多半了。」

我想起了一件事，便說：「是了，那一天陳先生來見，給她名
片，她就知道是姓陳，我很覺得奇怪。却不知是亞蓓的學生。」

三哥忽然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陳華民死了，今天開弔，我剛從那

裏回來。『——我才曉得那朵白紙花的來歷，和三哥臉色不好的緣故——』母親說：『是不是留學的那個陳華民？』三哥說：『是。』母親說：『真是奇怪，像他那麼一個英俊的青年也會死了，莫非是時症？』三哥說：『那裏是時症，不過因為他這個人，太聰明了，他的目的希望，也太過於遠大。在英國留學的時候，養精蓄銳的，滿想着一回國。立刻要把中國旋轉過來。誰知回國以後，政府只給他一名差遣員的缺，受了一月二百塊錢無功的俸祿，他已經灰了一大半的心了。他的家庭又不能使他快樂，他就天天的拚酒，那一天他到我家裏去，嚇了我一大跳。從前那種可敬可愛的精神態度，都不知丟在那裏去了，頭也垂了，眼光也散了，身體也虛弱了，我十

分的傷心，就恐怕不大好，因此勸他常常到我家裏來談談解悶，不要再拚酒了，他也不聽。並且說：『感謝你的盛意，不過我一到你家，看見你的兒女和你的家庭生活，相形之下，更使我心中難過，不如……』以下也沒說甚麼，只有哭泣，我也陪了許多的眼淚。以後我覺得他的身子，一天一天的軟弱下去，便勉強他一同去到一個德國大夫那裏去察驗身體，大夫說他已得了第二期肺病，恐怕不容易治好。我更是擔心，勉強他在醫院住下，慢慢的治療，我也天天去看望他。誰知上禮拜晚上，我去看他就是末一次了，……』說到這裏，三哥的聲音顫動的很利害，就不再往下說。

母親嘆了一口氣說：『可惜可惜！聽說他的才幹和學問，連英

國的學生都很姑羨的。』三哥點一點頭，也沒有說什麼。這時我想起陳太太來了，我問：『陳先生的家眷呢？』三哥說：『要回到南邊去了，聽說他的經濟很拮据，債務也不能清理，孩子又小，將來不知怎麼過活！』母親說：『總是她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，否則也可以自立。不過她的娘家很有錢，她總不至於十分吃苦。』三哥微笑說：『靠弟兄總不如靠自己！』

三哥坐一會兒，便回去了。我送他到門口，自己回來，心中很有感慨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看，却是上學期的筆記，末頁便是李博士的演說，內中的話就是論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，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。

斯人獨憔悴

一個黃昏，一片極目無際絨絨的青草，映着半天的晚霞，恰如一幅畫圖。忽然一縷黑煙，津浦路的晚車，從地平線邊蜿蜒而來。

頭等車上凭窗立着一個少年。年紀約有十七八歲，學生打扮，眉目很英秀，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，似乎有重大的憂慮壓在眉端。他注目望着這一片平原，却不像是在玩景色，一會兒，微微的歎口氣，猛然將手中拿着的一張印刷品，撕得粉碎，揚在窗外，口中微吟道：『安邦治國平天下，自有周公孔聖人。』

站在背後的劉貴，輕輕的說道：『二少爺，窗口風大，不要儘

着站在那裏。『他回頭看一看便坐了下去，臉上仍顯着極其無聊。劉貴遞過一張報紙來，他搖一搖頭，却仍舊站起來，凭在窗口。

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，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，這二少爺的顏色也漸漸的沉寂。車到了站，劉貴跟着下了車，走出站外，便有一輛汽車，等着他們。嗚嗚的響聲，又送他們到家了。

家門口停着四五輛汽車，門楣上的電燈，照耀得明如白晝。兩個兵丁，倚着槍站在燈下，看見二少爺來了，趕緊立正，他略一點頭，一直走了進去。

客廳裏邊有打牌說笑的声音，五六個僕役出來進去的伺候着。二少爺從門外經過的時候，他們都笑着請了安，他却皺着眉，搖一

搖頭，不叫他們聲響，悄悄的走進裏院去。

他姊姊穎貞，正在自己屋裏燈下看書。東廂房裏，也有婦女們打牌喧笑的聲音。

他走進穎貞屋裏，穎貞聽見簾子響，回過頭來，一看，連忙站起來說：『穎石，你回來了，穎銘呢？』穎石說：『銘哥被我們學校的幹事部留下了，因為他是個重要的人物。』穎貞皺眉道，『你見過父親沒有？』穎石道，『沒有，父親打着牌，我沒敢驚動。』穎貞似乎要說什麼，看着他弟弟的臉，却又咽住。

這時化卿先生從外面進來，叫道，『穎貞，他們回來了麼？』穎貞連忙應道，『石弟回來了，在屋裏呢。』一面把穎石推出去。

穎石慌忙走出廊外，迎着父親請了一個木強不靈的安。化卿看了穎石一眼，問，『你哥哥呢？』穎石吞吞吐吐的答應道，『銘哥病了，不能回來，在醫院裏住着呢！』化卿咄的一聲道，『胡說！你們在南京做了什麼代表了，難道我不曉得！』穎石也不敢做聲，跟着父親進來。化卿一面坐下，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，擲給穎石道，『你自己看罷！』穎石兩手顫動着，拿起信來，原來是他們校長給他父親的信，說他們兩個都在學生會裏，做什麼代表和幹事，恐怕他們是年幼無知，受人脅誘，請他父親叫他們回來，免得將來懲戒的時候，玉石俱焚，有礙情面，等等的話。穎石看完了，低着頭也不言語。化卿冷笑說：『還有什麼可辯的麼？』穎石道：『這是校

長他自己誤會，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就是因爲近來青島的問題很是緊急，國民却仍然沉睡不醒。我們很覺得悲痛，便出去給他們演講，並勸人購買國貨，盼望他們一齊醒悟過來，鼓起民氣，可以做政府的後援。這并不是作奸犯科……『化卿道，『你瞞得過我，却瞞不過校長，他同我是老朋友，並且你們去的時候，我還託他照應，他自然得告訴我的。我只恨你們不學好，離了我的眼，便將我所囑咐的話，忘在九霄雲外，和那些血氣之徒，連在一起，便想犯上作亂，我真不願意有這樣偉人英雄的兒子！』穎石聽着，急得臉都紅了，眼淚在眼圈裏亂轉，過一會子說，『父親不要誤會！我們的同學，也不是血氣之徒，不過國家危險的時候，我們都是國

民一份子，自然都有一定的熱腸。並且這愛國運動，絕對沒有一點暴亂的行爲，極其光明正大；中外人士，都很讚美的。至於說我們要做英雄偉人，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現在學生們，在外面運動的多着呢，他們的才幹，勝過我們百倍，就是有偉人英雄的頭銜，也輪不到……」這時穎石臉上火熱，眼淚也乾了，目光奕奕的一直說下去。穎貞看見她兄弟熱血噴薄，改了常度，話語漸漸的激烈起來，恐怕要惹父親的盛怒，十分的擔心着急，便對他使個眼色……忽然一聲桌子響，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，跌得粉碎。化卿先生臉都氣黃了，站了起來，喝道，「好！好！率性和我辯駁起來了！這樣小小的年紀，便眼裏沒有父親了，這還了得！」穎貞驚呆了。

穎石退到屋角，手足都嚇得冰冷。廂房裏的姨娘們，聽見化卿聲色俱厲，都攔下牌，站在廊外，悄悄的聽着。

化卿道：『你們是國民一份子，難道政府裏面，都是外國人？若沒有學生出來愛國，恐怕中國早就滅亡了！照此說來，虧得我有你們兩個愛國的兒子，否則我竟是民國的罪人了！』穎貞看父親氣到這個地步，慢慢的走過來，想解勸一兩句。化卿又說道，『要論到青島的事情，日本從德國手裏奪過的時候，我們中國還是中立國的地位，論理應該歸與他們。況且他們還說和我們共同管理，總算是仁至義盡的了！現在我們政府裏一切的用款，那一項不是和他們借來的？像這樣緩急相通的朋友，難道便可以隨隨便便的得罪了？』

眼看着這交情便要被你們鬧糟了，日本兵來的時候，橫豎你們也只是退後，仍是政府去承當。你這會兒也不言語了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們做的事合理不合理？是不是以怨報德？是不是不顧大局？『穎石低着頭，眼淚又滾了下來。』

化卿便一連疊聲叫劉貴，劉貴慌忙答應着，垂着手站在簾外。化卿罵道：『無用的東西！我叫你去接他們，爲何只接回一個來？難道他的話可聽，我的話不可聽麼？』劉貴也不敢答應。化卿又說，『明天早車你再走一遭，你告訴大少爺說，要是再不回來，就永遠不必回家了。』劉貴應了幾聲『是』，慢慢的退了出去。

四姨娘走了進來，笑着說：『二少爺年紀小，老爺也不必和他

生氣了，外頭還有客坐着呢。」一面又問穎石說：『少爺穿得這樣單薄，不覺得冷麼？』化卿便上下打量了穎石一番，冷笑說，『率性連白鞋白帽，都穿戴起來，這便是一無父無君』的證據了！』

一個僕人進來說，『王老爺要回去了。』化卿方站起走出，姨娘們也慢慢的去打牌，屋裏又只剩姊弟二人。

穎貞歎了一口氣，叫，『張媽，將地下打掃了，再吩咐廚房開一桌飯來，二少爺還沒有吃飯呢。』張媽在外面答應着。穎石搖手說，『不用了。』一面說，『哥哥真個在醫院裏，這一兩天恐怕還不能回來。』穎貞道，『你剛才不是說被幹事部留下麼？』穎石說，『這不過是一半的緣由，上禮拜六他們那一隊出去演講，被軍隊

圍住，一定不叫開講。哥哥上去和他們講理，說得慷慨激昂。聽的人愈聚愈多，都大呼拍手。那排長惱羞成怒，拿着槍頭的刺刀，向哥哥的手臂上札了一下，當下……哥哥……便昏倒了。那時……

穎石說到這裏，已經哭得哽咽難言。穎貞也哭了，便說：「唉，是真……」

穎石哭着應道，「可不是真的麼？」

明天一清早，劉貴就到裏院問道，「張姐，你問問大小姐有什麼話吩咐沒有？我要走了。」張媽進去回了，穎貞隔着玻璃窗說，「你告訴大少爺，千萬快快的回來，也千萬不要穿白帆布鞋子，省得老爺又要動氣。」

兩天以後，穎銘也回來了，穿着白官紗衫，青紗馬褂，腳底下是白襪子，青緞鞋，戴着一頂小帽，更顯得面色慘白。進院時候，姊姊和弟弟，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兒玩。穎石看見哥哥這樣打扮着回來，不禁好笑，又覺得十分傷心，含着眼淚，站起來點一點頭。穎銘反微微的慘笑。姐姐也沒說什麼，只往東廂房努一努嘴。穎銘會意，便伸了一伸舌頭，笑了一笑，恭恭敬敬的進去。

化卿正臥在床上吞雲吐霧，四姨娘坐在一旁，陪着說話。穎銘進去了，化卿連正眼也不看，仍舊不住的抽烟。穎銘不敢言語，只垂手站在一旁，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來，方纔過去請了安。化卿道：「你也肯回來了麼？我以爲你是一國爾忘家的了！」穎銘紅了

臉道，「孩兒實在是病着，不然……」化卿冷笑了幾聲，方要說話。四姨娘正在那裏燒烟，看見化卿顏色又變了，便連忙坐起來，說：「得了！前兩天就爲着什麼『青島』『白島』的事，和二少爺生氣，把小姐屋裏的東西都摔了，自己還氣得頭痛兩天。今天纔好了，又來找事，他兩個都已經回來了，就算了，何必又生這多餘的氣？」一面又回頭對穎銘說：「大少爺，你先出去歇歇罷，我已經吩咐廚房裏，替你預備下飯了。」化卿聽了四姨娘一篇的話，便也不再說什麼，就從四姨娘手裏，接過煙鎗來，一面臥下。穎銘看見他父親的怒氣，已經被四姨娘壓了下去，便悄悄的退了出來，徑到穎貞屋裏。

穎貞問道：「銘弟，你的傷好了麼？」穎銘望了一望窗外，便捲起袖子來，臂上的綑帶裹得很厚，也隱隱的現出血跡。穎貞滿心的不忍，便道：「快放下來罷！省得招了風要腫起來。」穎石問：「哥哥，現在還痛不痛？」穎銘一面放下袖子，一面笑道，「我要是怕痛，當初也不肯出去了！」穎貞問道：「現在你們幹事部裏的情形怎麼樣？你的缺有人替了麼？」穎銘道：「劉貴來了，告訴我父親和石弟生氣的光景，以及父親和你吩咐我的話，我那裏還敢逗留，趕緊收拾了回來。他們原是再三的不肯，我只得將家裏的情形告訴了，他們也只得放我走。至於他們進行的手續，也都和別的學校大同小異的。」穎石道：「你還算僥倖，只可憐我當了先鋒，冒冒失

失的正碰在氣頭上。那天晚上的光景，真是……從我有生以來，也沒有捱過這樣的罵！唉，處在這黑暗的家庭，還有什麼可說的，中國空生了我這個人了。『說着便滴下淚來。穎貞道，『都是你們校長給送了信，否則也不至於被父親知道。其實我在學校裏，也辦了不少的事，不過在父親面前，總是附和他的意見，父親便拿我當做好人，因此也不攔阻我去上學。』說到此處，穎銘不禁好笑。

穎銘的行李到了，化卿便親自出來逐樣的翻檢，看見書籍堆裏有好幾束的印刷物，並各種的雜誌；化卿略一過目，便都撕了，登時滿院裏紙花亂飛。穎銘穎石在窗內看見，也不敢出來，只急得悄悄的蹙脚，低聲對穎貞說，『姊姊！你出去救一救罷！』穎貞便出

來，對化卿陪笑說，「不用父親費力了，等我來檢看罷，天都黑了，你老人家眼花，回頭把講義也撕了，豈不可惜。」一面便彎腰去檢點，化卿才慢慢的走開。

他們弟兄二人仍舊住在當初的小院裏，度那百無聊賴的光陰。書房裏雖然也磊着滿滿的書，却都是制藝，策論，和古文，唐詩等等。所看的報紙，也只有『公言報』一種，連消遣的材料都沒有了。至於學校裏朋友的交際和通信，是一律在禁止之列。穎石生性本來是活潑的，加以這些日子，在學校內很是自由，忽然關在家內，便覺得非常的不慣，背地裏嘖聲歎氣。悶來便拿起筆亂寫些白話文章。寫完又不敢留着，便又自己撕了，撕了又寫，天天這樣。穎

銘是一個沈默的人，也不顯出失意的樣子，每天臨幾張字帖，讀幾篇唐詩，自己在小院子裏，澆花種竹，率性連外面的事情，不聞不問起來。有時他們也和幾個姨娘一處打牌，但是他們所最以為快樂的事情，便是和姊姊穎貞，三人在一塊兒，談話解悶。

化卿的氣，也漸漸的平了，看見他們三人，這些日子，到是很循規蹈矩的，心中便也喜歡；無形中便把限制的條件，鬆了一點。

有一天，穎銘替父親去應酬一個飯局，回來便悄悄的對穎貞說：「姊姊，今天我在道上，遇見我們學校幹事部裏的幾個同學，都騎着自行車，帶着幾捲的印刷物，在街上走。我奇怪他們為何都來到天津，想是請願團中也有他們，當下也不及打個招呼，汽車便走

過去了。『穎石聽了便說：『他們爲什麼不來這裏，告訴我們一點學校裏的消息？想是以爲我們現在不熱心了，便不理我們了，唉，真是委屈！』說着覺得十分激切。穎貞微笑道：『這事，我却不成。』穎石便問道：『爲什麼不贊成？』穎貞道：『外交內政的問題先不必說，看他們請願的條件，那一件是辦得到的？就是都辦得到，政府也決然不肯應許，恐怕啓學生干政之漸。這樣日久天長的做下去，不過多住幾回警察廳，並且兩方面都用柔軟的辦法，回數多了，也都覺得無意思，不但沒有結束，也不能下臺。我勸你們秋季上學以後，還是做一點切實的事情，穎銘，你看怎樣？』穎銘點一點頭，也不說什麼。穎石本來沒有成見，便也贊成兄姊的意思。

一個禮拜以後，南京學堂來了一封公函，報告開學的日期。弟兄二人，都喜歡得吃不下飯去，都催着穎貞去和父親要了學費，便好動身。穎貞去說時，化卿却道：『不必去了，現在這風潮還沒有平息，將來還要搗亂，我已經把他兩個人都補了辦事員，先做幾年事，定一定性子。求學一節，日後再議罷！』穎貞呆了一呆，便說，『他們的學問和閱歷，都還不彀辦事的資格，倘若……』化卿搖頭道，『不要緊的，那裏便用得着他們去辦事？就是辦事上有一差二錯，有我在還怕甚麼！』穎貞知道難以進言，坐了一會，便出來了。

走到院子裏，心中很是游移不決，恐怕他們聽見了，一定要難

受。正要轉身進來，只見劉貴在院門口，探了一探頭，便走近前說，『大少爺說，叫我看小姐出來了，便請過那院去。』穎貞只得過來。穎石迎着姊姊，伸手道，『鈔票呢？』穎貞微微的笑了一笑，一面走進屋裏坐下，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訴了。弟兄二人聽完了，都半天說不出話來。過了一會，穎石忍不住哭倒在床上道，『難道我們連求學的希望都絕了麼？』穎銘眼圈也紅了，便站起來，在屋裏走了幾轉，仍舊坐下。穎貞也想不出甚麼安慰的話來，坐了半天，便默默的出來，心中非常的難過，只得自己在屋裏彈琴散悶，等到黃昏，還不見他們出來，便悄悄的走到他們院裏，從窗外往裏看時：穎石蒙着頭，在床上躺着，想是睡着了。穎銘斜倚在一張藤椅

上，手裏拿着一本唐詩，「心不在焉」的只管往下吟哦。到了『出門搔白首，若負平生志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……』似乎有了感觸，便來回的念了幾遍。穎貞便不進去，自己又悄悄的回來，走到小院的門口，還聽見穎銘低徊欲絕的吟道：『……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！』

去 國

英士獨自一人凭在船頭闌干上，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。一輪明月，照着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。一片晶瑩朗澈，船不住的往前走，船頭的浪花，濺捲如雪。艙面上還有許多的旅客，三三兩兩的坐立談話，或是唱歌。

他心中都被快樂和希望充滿了，回想八年以前，十七歲的時候。父親朱衡從美國來了一封信，叫他跟着自己的一位朋友，來美國預備學習土木工程，他喜歡得什麼似的。他年紀雖小，志氣極大，當下也沒有一點猶豫留戀，便辭了母親和八歲的小妹妹，乘風破

浪的去到新大陸。

那時還是宣統三年九月，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，便聽得國內已經起了革命。朱衡本是革命黨中的重要份子，得了黨中的命令，便立刻回到中國。英士繞了半個地球，也沒有拜見他的父親，只由他父親的朋友，替他安頓清楚，他便獨自在美國留學七年。

年限滿了，課程也完畢了，他的才幹和思想，本來是很超絕的，他自己又肯用功，因此畢業的成績，是全班的第一，師友們都是十分誇羨，他自己也喜歡的了不得。畢業後不及兩個禮拜，便趕緊收拾了，回到祖國。

這時他在船上回頭看了一眼，便坐下，背靠在闌干上，口裏微

微的唱着國歌。心想：『中國已經改成民國了，雖然共和的程度還是幼稚，但是從報紙上看見說袁世凱想做皇帝，失敗了一次，宣統復辟，又失敗了一次，可見民氣是很有希望的。以我這樣的少年，回到少年時代大有作爲的中國，正合了「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造英雄」那兩句話。我何幸是一個中國少年，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，親愛的父母姊妹！親愛的祖國！我英士離着你們一天一天的近了！』

想到這裏，不禁微笑着站了起來，在艙面上走來走去，腦中生

了無數的幻像，頭一件事就想到慈愛的父母。雖然那溫煦的慈顏，時時湧現目前，但是現在也許增了老態。他們看見了八年遠游的愛子，不知要怎樣的得意喜歡！嬌小的妹妹，當我離家的時候，她送

我上船，含淚拉着我的手說了「再見」，就伏在母親懷裏哭了，我本來是一點沒有留戀的，那時也不禁落了幾點的熱淚。船開了以後，還看見他和母親，站在碼頭上，揚着手巾，過了幾分鐘，她的影兒，才模模糊糊的看不見了。這件事是我常常想起的，今年他已經——十五——十六了，想是已經長成了一個聰明美麗的女郎，我現在回去了，不知他還認得我不呢？——還有幾個意氣相投的同學小友，現在也不知道他們都建樹了什麼事業？

他腦中的幻像，頃刻萬變，直到明月走到天中，艙面上玩月的旅客，都散盡了。他也覺得海風銳厲，不可少留，才慢慢的下來，回到自己房裏，去做那一「祖國莊嚴」的夢。

兩個禮拜以後，英士提着兩個皮包，一步一步的向着家門走着，淡烟暮靄裏，看見他家牆內幾株柳樹後的白石樓屋，從綠色的窗帘裏，隱隱的透出燈光，好像有人影在窗前搖漾。他不禁樂極，又有一點心怯！走近門口，按一按門鈴，有一個不相識的僕人，走出來開了門，上下打量了英士一番，要問又不敢問。英士不禁失笑，這時有一個老媽子從裏面走了出來，看見英士，便走近前來，喜得眉開眼笑道：『這不是大少爺麼？』英士認出他是妹妹芳士的奶娘，也喜歡的了不得；便道：『原來是吳媽，老爺太太都在家麼？』一面便將皮包遞與僕人，一同走了進去，吳媽道：『老爺太太都在樓上呢，盼得眼都花了。』英士笑了一笑，便問道：『芳姑娘呢？』

吳媽道：『芳姑娘還在學堂裏，聽說他們今天賽網球，所以回來得晚些。』一面說着便上了樓，朱衡和他的夫人，都站在梯口，英士上前鞠了躬，彼此都喜歡得不知說什麼好。進到屋裏，一同坐下，吳媽打上洗臉水，便在一旁看着，夫人道，『英士！你是幾時動身的，怎麼也不告訴一聲兒，芳士還想寫信去問。』英士一面洗臉，一面笑道，『我完了事，立刻就回來，用不着寫信。就是寫信，我也是和信同時到的。』朱衡問道：『我那幾位朋友都好麼？』英士說：『都好，吳先生和李先生還送我上了船，他叫我替他們問你二位老人家好。他們還說請父親過年到美國去遊歷，他們都很想望父親的風采。』朱衡笑了一笑。

這時吳媽笑着對夫人說：『太太！看英哥去了這幾年，比老爺還高了，真是長的快。』夫人也笑着望着英士。英士笑道：『我和美國的同學比起來，還不算是很高的！』

僕人上來問道：『晚飯的時候到了，等不等芳姑？』吳媽說：『不必等了，少爺還沒有吃飯呢。』說着他們便一齊下樓去，吃過了飯，就在對面客室裏，談些別後數年來的事情。

英士便問父親道：『現在國內的事情怎麼樣呢？』朱衡笑了一笑，道：『你看報紙就知道了。』英士又道：『關於鐵路的事業，是不是積極進行呢？』朱衡說：『沒有款項，拿甚麼去進行！現在國庫空虛如洗，動不動就是借款。南北兩方，言戰的時候，金錢都

用在硝煙彈雨裏，言和的時候，又全用在應酬疏通裏，花錢如同流水一般，那裏還有功夫去論路政？」英士呆了一呆，說：「別的事業呢？」朱衡道：「自然也都如此了！」夫人笑對英士說：「你何必如此着急？有了才學，不怕無事可做，政府裏雖然現在是窮得很，總不至於長久如此的，況且現在工商界上，也有許多可做的事業，不是一定只看着政府……」英士口裏答應着，心中却有一點失望，便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。

這時聽得外面院子裏，有說笑的聲音。夫人望了一望窗外，便道：「芳士回來了！」英士便站起來，要走出去，芳士已經到了客室的門口，剛掀開簾子，猛然看見英士，覺得眼生，又要縮回去，

夫人笑着喚道：『芳士！你哥哥回來了。』芳士才笑着進來，和英士點一點頭，似乎有一點不好意思，便走近母親身旁。英士看見他妹妹手裏拿着一個球拍，脚下穿着白帆布的橡皮底球鞋，身上是白衣青裙，打扮的非常素淡，精神却非常活潑，並且兒時的面龐，還可以依稀認出。便笑着問道：『妹妹！你們今天賽球麼？』芳士道：『是的。』回頭又對夫人說：『媽媽！今天還是我們這邊勝了，他們說明天還要決最後的勝負呢！』朱衡笑道，『是了！成天裏只玩球。你哥哥回來，你又有了球伴了。』芳士說：『哥哥也會打球麼？』英士說：『我打的不好。』芳士道『不要緊的，天還沒有大黑，我們等一會兒再打球去。』說着他兄妹兩人，果然同向球場去。

了。屋裏只賸了朱衡和夫人。

夫人笑道，「英士剛從外國回來，興興頭頭的，你何必盡說那些敗興的話，我看他似乎有一點失望。」朱衡道，「這些都是實話，他以後都要知道的，何必瞞他呢？」夫人道：「我看你近來的言論和思想，都非常的悲觀，和從前大不相同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」

這時朱衡忽然站起來，在屋裏走了幾轉，嘆了一口氣，對夫人說：「自從我十八歲父親死了以後，我便入了當時所叫做「同盟會」的。成天裏廢寢忘食，奔走國事，我父親遺下的數十萬家財，被我花去大半。鄉里成黨，都把我看作敗子狂徒，又加以我也在通緝之列，都不敢理我了，其實我也更不理他們。二十年之中，足跡遍

天涯，也結識了不少的人，無論是中外的革命志士，我們都是一見如故，「劍外惟餘肝膽在，鏡中應詫頭顱好，」便是我當日的寫照了。……

夫人忽然笑道：「我還記得從前有一個我父親的朋友，對我父親說，「朱衡這個孩子，鬧的太不像樣了，現在到處都掛着他的像片，緝捕得很緊，拿着了就地正法，你的千金終於是要吃苦的。」便勸我父親解除了這婚約，以後也不知爲何便沒有實現。」

朱衡笑道：「我當日滿心是一句奴未滅，何以家爲」的熱氣，到是很願意解約的。不過你父親還看得起我，不肯照辦就是了。」

朱衡又坐下，端起茶杯來，喝了一口茶，點上雪茄，又說道：

「當時真是可以當得『熱狂』兩字，整年整月的。只在刀俎網羅裏轉來轉去，有好幾回都是已瀕於危。就如那次廣州起事，我還是得了朋友的密電，從日本趕回來的，又從上海帶了一箱的炸彈，雍容談笑的進了廣州城。同志都會了面，起事那一天的早晨，我們都聚在一處，預備出發，我結束好了，端起酒杯來，心中一陣一陣的如同潮捲，也不是悲慘，也不是快樂。大家似笑非笑的都照了杯，握了握手，慷慨激昂的便一隊一隊的出發了。」

朱衡說到這裏，聲音很顫動，臉上漸漸的紅起來，目光流動，少年時候的熱血，又在他心中怒沸了。

他接着又說：「那天的光景，也記不清了，當時目中耳中，只

覺得鎗聲刀影，血肉橫飛。到了晚上，一百多人雨打落花似的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拿的拿，都散盡了。我一身的腥血，一口氣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，將帶去的衣服換上了，在荒草地裏，睡了一覺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又進城去，還遇見幾個同志，都改了裝，彼此只慘笑着打個照會。以後在我離開廣州以先，我去到黃花崗上，和我的幾十位同志，灑淚而別。咳！「戰場白骨豔於花」，他們爲國而死，是有光榮的，只可憐大事未成，吾黨少年，又弱幾個了。——還有那一次奉天漢陽的事情，都是你所知道的。當時那樣蹈湯火，冒白刃，今日海角，明日天涯，不過都當他是做了幾場惡夢。現在追想起來，真是叫人啼笑不得，這纔是一始而拍案，繼而撫髀，終而攬

鏡」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不知不覺的，便流下兩行熱淚來。

夫人笑說：「那又何苦。橫豎共和已經造成了，功成身隱，全始全終的，又有什麼缺憾呢？」

朱衡猛然站起來說：「要不是造成這樣的共和，我還不至於這樣的悲憤。祇可惜我們洒了許多熱血，拋了許多頭顱，只換得一個匾額。當年的辛苦，都成了虛空。數千百的同志，都做了冤鬼。咳！那一年袁皇帝的刺客，來見我的時候，我後悔不會出去迎接他：『夫人道：『你說話的終結，就是這一句，真是沒有意思！』」

朱衡道：「我本來不說，都是你提起英士的事情來，我纔說的。英士年紀輕，閱歷淺，又是新從外國回來，不知道這一切的情況

，我想他那雄心壯志，終久要受打擊的。」

夫人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你也應該替他打算。」

朱衡道：「這個自然，現在北京政界裏頭的人，還有幾個和我有交情可以說話的，但是只怕支俸不做事，不合英士的心……」

這時英士和芳士一面說笑着走了進來，他們父子母女又在一處，說着閒話，直到夜深。

第二天早晨，英士起的很早。看了一會子的報，心中覺得不很痛快；芳士又上學去了，家裏甚是寂靜。英士便去拜訪朋友，他的幾個朋友都星散了，只見着兩個；一位是縣裏小學校的教員，一位是做報館裏的訪事，他們見了英士，都不像從前那樣的豪爽，只客

客氣氣的談話，又恭維了英士一番。英士覺着聽不入耳，便問到他們所做的事業，他們只嘆氣說：『那裏是什麼事業，不過都是一飯盃主義』罷了，有什麼建設可言呢？』隨後又談到國事，他們更是十分的感慨，便一五一十的將歷年來國中情形都告訴了。英士聽了，背上如同澆了一盆冷水，便也無話可說，坐了一會，就告辭回來。

回到家裏，朱衡正坐在寫字檯邊寫着信，夫人坐在一邊看書，英士便和母親談話。一會子朱衡寫完了信，遞給英士說：『你說要到北京去，把我這封信帶去，或者就可以得個位置。』夫人便跟着說：『你剛回來，也須休息休息，過兩天再去罷。』英士答應了，便回到自己臥室，將那信放在皮包裹，凭在窗前，看着樓下園子裏

的景物，一面將回國後所得的印象，翻來覆去的思想，心中覺得十分的抑鬱。想到今年春天在美國的時候，有一個機器廠的主人，請他在廠裏作事，薪水很是豐厚，他心中覺得游移不決；因為他自己新發明了一件機器，已經畫出圖樣來，還沒有從事製造，若是在廠裏作事，正是一個製造的好機會。但是那時他還沒有畢業，又想畢業以後趕緊回國，不願將歷年所學的替別國效力，因此便極力的推辭。那廠主還留戀不捨的說：『你回國以後，如不能有什麼好機會，還請到我們這裏。』英士姑且答應着，以後也就置之度外了。這時他想，『如果國內真個沒有什麼可做的，何不仍去美國，一面把那機器製成了，豈不是完了一個心願。』忽然又轉念說：『怪不

得人說留學生一回了國，便無志了。我回來纔有幾時，社會裏的一切狀況，還沒有細細的觀察，便又起了這去國的念頭。總是我自己沒有一點毅力，所以不能忍耐，我如再到美國，也叫別人笑話我，不如明日就到北京，看看光景再說罷。」

這時芳士放學回來，正走到院子裏，抬頭看見哥哥獨自站在窗口出神，便笑道，「哥哥今天沒有出門麼？」英士猛然聽見了，也便笑道，「我早晨出門已經回來了，你今日爲何回來的早？」芳士說，「今天是禮拜六，我們照例是放半天學。哥哥如沒有事，請下來替我講一段英文。」英士便走下樓去。

第二天的晚車，英士便上北京了，火車風馳電掣的走着，他還

嫌慢，恨不得一時就到！無聊時凭在窗口，觀看景物。只覺過了長江以北，氣候漸漸的冷起來，大風揚塵，驚沙撲面，草木也漸漸的黃起來，人民的口音也漸漸的改變了。還有兩件事，使英士心中可笑又可憐的，就是北方的鄉民，腦後大半都垂着髮辮。每到火車停的時候，更有那無數的叫化子，向人哀哀求乞，直到車開之後，纔漸漸的聽不見他們的悲聲。

英士到了北京，便帶着他父親的信去見某總長，去了兩次，都沒有見着。去的太早了，他還沒有起床，太晚了又碰着他出門了，到了第三回，纔出來接見。英士將那一封信呈上，他看完了先問：『尊大人現在都好麼？我們是好久沒有見面了。』接着便道：『現

在部裏人浮於事，我手裏的名條還有幾百，實在是難以安插。外人不知道這些苦處，還說我不照顧戚友，真是太難了。但我與尊大人的交情，不比別人，你既是遠道而來，自然應該極力設法，請稍等兩天，一定有個回信。」

英士正要同他說自己要想做點實事，不願意得虛職的話，他接着說：『我現在還要上國務院，少陪了。』便站了起來，英士也只得起身告辭。一個禮拜以後，還沒有回信，英士十分着急，又不便去催。又過了五天，便接到一張委任狀，將他補了技正。英士想技正這個名目，必是有事可做的，自己甚是喜歡，第二天上午，就去部裏到差。

這時鐘正八點。英士走進部裏，偌大的衙門，還悄悄的沒有一個辦公的人員，他真是納悶，也只得在技正室裏坐着，一會兒又站起來，在屋裏走來走去。過了十點鐘，纔陸陸續續的又來了幾個技正，其中還有兩位是英士在美國時候的同學，彼此見面都很喜歡。未曾相識的，也介紹着都見過了，便坐下談起話來。英士看錶已經十點半，便道：『我不耽擱你們的時候了，你們快辦公事罷。』他們都笑了道：『這便是公事了。』英士很覺得怪訝，問起來纔曉得技正原來是個閒員，無事可做，技正室便是他們的談話室，樂意的時候來畫了到，便在一處閒談，消磨光陰；否則有時不來也不要緊的。英士道：『難道國家自出薪俸，供養我們這般留學生？』他們

嘆氣說：『那裏是我們願意這樣。無奈衙門裏實在無事可做，有這
個位置還算是好的，別的同学也有做差遣員的，職位又低，薪水更
薄，那沒有人情的，便都在裁撤之內了。』英士道：『也是你們願
意株守，爲何不出去自己做些事業？』他們慘笑說：『不用提了，
起先我們幾個人，原是想辦一個工廠。不但可以振興實業，也可以
救濟貧民。但是辦工廠先要有資本，我們都是妙手空空，所以雖然
章程已經訂出。一切的設備，也都安排妥當，只是這股本却是集不
起來，過了些日子，便也作爲罷論了。』這一場的談話，把英士滿
心的高興完全打消了，時候到了，祇得無精打采的出來。

英士的同學同事們，都住在一個公寓裏，英士便也搬進公寓裏

面去。成天裏早晨去到技正室，談了一天的話，晚上回來，同學便都出去遊玩，直到夜裏一兩點鐘，他們才陸陸續續的回來，有時他們便在公寓裏打牌鬧酒，都成了習慣，支了薪水，都消耗在飲博閒玩裏。英士回國的日子尚淺，還不會沾染這種惡習，只自己在屋裏燈下獨坐看書閱報，却也覺得淒寂不堪。有時睡夢中醒來，只聽得他們猜拳行令，喝雉呼盧，不禁悲從中來。然而英士總不能規勸他們。因為每一提及，他們更說出好些牢騷的話，以後英士便也有時出去疏散，晚涼的時候，到中央公園茶棹上閒坐，或是在樹底下看書，禮拜日便帶了照相匣獨自騎着驢子出城，去看玩各處的名勝，照了不少的風景片，寄與芳士。有時也在技正室裏，翻譯些外國雜

誌上的文章，向報館投稿去，此外就無事可幹了。

有一天，一個同學悄悄的對英士說，『你知道我們的總長要更換了麼？』英士說，『我不知道，但是更換總長，與我們有什麼相干？』同學笑道：『你爲何這樣不明白世故，衙門裏頭，每換一個新總長，就有一番的更動。我們的位置，恐怕不牢，你自己快設法運動罷。』英士微微的笑了一笑，也不說甚麼。

那夜正是正月十五，公寓裏的人，都出去看熱鬧，只賸下英士一人，守着寂寞的良宵，心緒如潮。他想：『回國半年以後，差不了多的事情，我都已經明白了，但是我還留連不捨的不忍離去，因爲我八年的盼望，總不甘心落個這樣的結果，還是盼着萬一有事可

爲，半年之中，百般忍耐，不肯隨波逐流，捲入這惡社會的旋渦裏去。不想如今卻要把真才實學，撇在一邊，拿着昂藏七尺之軀，去學那奴顏婢膝的行爲，壯志雄心，消磨殆盡。咳！我何不幸是一個中國的少年，又何不幸生在今日的中國……』他想到這裏，神經幾乎錯亂起來，便回頭走到爐邊，拉過一張椅子坐下，凝神望着爐火。看着他從熾紅漸漸的昏暗下去，又漸漸的成了死灰，這時英士心頭冰冷，只扶着頭坐，看着爐火，動也不動。

忽然聽見外面敲門，英士站起來，開了門，接進一封信來。燈下拆開一看，原來是芳士的信，說她今年春季卒業，父親想送他到美國去留學，又說了許多高興的話。信內還夾着一封美國工廠的來

信，仍是請他去到美國，並說如蒙允諾，請他立刻首途等等。他看完了，呆立了半天，忽然咬着牙說：『去罷！不如先去到美國，把那件機器做成了，也正好和芳士同行。只是……可憐呵！我的初志，決不是如此的，祖國呵！不是我英士棄絕了你，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啊！』這時英士雖是已經下了這去國的決心，那眼淚却如同斷線的珍珠一般滾了下來。耳邊還隱隱的聽見街上的笙歌陣陣，滿天的爆竹聲，點綴這太平新歲。

第二天英士便將辭職的呈文遞上了，總長因爲自己也快去職，便不十分挽留，當天的晚車，英士辭了同伴，就出京去了。

到家的時候，樹梢雪壓，窗戶裏仍舊透出燈光，還聽得琴韻聲

錚。英士心中的苦樂，却和前一次回家大不相同了。走上樓去，朱衡和夫人正在爐邊坐着，寂寂無聲的下着棋，芳士却在窗前彈琴。看見英士走了上來，都很奇怪。英士也沒說什麼，見過了父母，便對芳士說：「妹妹！我特意回來，要送你到美國去。」芳士喜道：「哥哥！是真的麼？」英士點一點頭。夫人道：「你爲何又想到美國？」英士說：「一切的事情，我都明白了，在國內株守，太沒有意思了。」朱衡看着夫人微微的笑了一笑。英士又說：「前天我將辭職呈文遞上了，當天就出京的，因爲我想與其在國內消磨了這少年的光陰，沾染這惡社會的習氣，久而久之，恐怕就不可救藥。不如先去到外國，做一點實事，並且可以照應妹妹，等到他畢業

了，我們再一同回來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」朱衡點一點首說：「你送妹妹去也好，省得我自己又走一遭。」芳士十分的喜歡道：「我正愁父親雖然送我去，却不能長久在那裏，沒有親人照看着，我難免要想家的，這樣是最好不過的了！」

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，和天上明明的月，還是和去年一樣。英士凭在闌干上，心中起了無限的感慨。芳士正在那邊和同船的女伴談笑，回頭看見英士凝神望遠，似乎起了什麼感觸，便走過來笑着喚道：「哥哥！你今晚爲何這樣的悵悵不樂？」英士慢慢的回過頭來，微微笑說，「我到沒有什麼不樂，不過今年又過太平洋，却是我萬想不到的。」芳士笑道：「我自少就盼着什麼時候，我能像哥

哥那樣「扁舟橫渡太平洋」，那時我纔得意喜歡呢，今天果然遇見這光景了。我想等我學成歸國的時候，一定有可以貢獻的，也不枉我自己切望了一場。」這時英士却拿着悲涼懇切的目光，看着芳士說：「妹妹！我盼望等你回去時候的那個中國，不是我現在所遇見的這個中國，那就好了！」

世界上有的是快樂……光明

「這樣紛亂的國家，這樣黑暗的社會，這樣委靡的人心，難道青年除了自殺之外，還有別的路可走麼？」凌瑜說這句話的時候，顫動的聲音裏，滿含着抑鬱悲慘的感情。

他的年紀，不過十九歲，是一個很恬淡超脫的青年，自少十分穎悟，最喜歡看內典一類的書，對於世上的一切事物，都看得像行雲流水一般，與自己毫無干涉。但這幾年來，他看着國家的大勢，不禁使他常常的想到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」這一句話，便暫時把「獨善其身」的志趣拋棄了，要想做一番事業，拯救這苦惱的衆生。

他改了志向以後，便鼓足了熱心勇氣，往前進行。

自從山東問題發生了之後，國內人士，大動義憤，什麼學生聯合會呵，各界聯合會呵，風起雲湧的發生出來，民氣的發達，似乎有一一日千里」的趨勢。凌瑜更是非常的高興，竭力的想怎樣的喚起國魂，怎樣的抵禦外侮，心力交瘁的奔走運動。他以為像這樣張旺的民氣，中國前途，很可以有點希望了。不想幾個月以後，社會上興奮激烈的熱情，漸漸不知不覺的淡了下去，又因為種種的愛國運動，不能得十分完滿的結果，受了種種的壓迫以後，都寒了心，慢慢的就泛散了。他看着這種半死不活的現象，着急的了不得，但是這一「狂瀾既倒」的人心，是難以勉強挽回的。自己單獨進行呢，

可做的事業太多了，不知從何處下手；而且一個人的力量，是不能持久的，是不能得鉅大的效果的；待要不做罷，眼看着國事一天糟過一天，外侮一天逼似一天，實在不能袖手旁觀的！總而言之，他既已投身入了這個旋渦，接觸了這些憤激苦惱的事情，他心中的萬根煩惱絲，無論如何是斬不斷的，決不能再回到從前那種冷靜寂滅的性天了。

他煩悶悲苦，到了極處的時候，忽然起了一個自殺的念頭。他想既是進退無路，活着也無意味，并且反要飽受許多的苦痛，不如一瞑不視，倒覺得乾淨，或者還可以激動別人。他下了決心以後，不到兩個鐘頭，便悄悄的自己一個人，出了學校，逕到海邊。

這時對着他的，只有蔚藍的海；背着他的，只有青翠的山；他獨自站在礁石上。一陣一陣的浪花，捲到他脚下，又一陣一陣的退去。三三兩兩的水鳥，掠水翻飛。天邊絳色的晚霞，映着深綠色的海水，極其明媚可愛。水平線邊，島上的燈塔，襯在這霞光水色裏，恍如仙山樓閣一般。這時正是初夏天氣，駘蕩的海風，緩緩吹來，拂在他臉上。他雖然已認定了投海自殺的這條路，却因着目前的一幅好景，使死在頃刻的凌瑜，冰冷的心腸裏，又生出一種美感來。他兩手交互着握得很緊，沉寂的眼光裏含着珠淚，呆立了片刻，忽然自己說道，『時候到了，不必留戀了！這千頃的清波，我凌瑜葬身此中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夕陽呵，晚霞呵，我現在和你們

告別了！……」

「此情此景如何，空繫愁懷不可，各各把事業做！」這嬌軟悠揚的歌聲，使凌瑜猛然的回過頭來。數步以外，有一個小男孩，和一個小女孩，對坐在沙灘上。年紀都不過十歲左右，雛髮覆額，眉目如畫。兩個人笑嘻嘻的捧着沙，堆起一座小城，又在城樓上插着一把小國旗。他們一邊玩耍，一邊齊聲的唱歌。凌瑜默默的看着這兩個孩子，將自己的事都忘却了。過了一會兒，聽那小女孩喚道，「小嵐，那厓石旁邊有許多的野花，你去採了來。我們也插在城樓上。」小嵐便轉身向着礁石走來，但是中間却隔着幾尺闊的水，他走不過去，便站住了，只笑着望着凌瑜。凌瑜笑道，「你要採野花

麼？我替你採，好不好？」說着便採了花跳到沙灘上，遞給小嵐。小嵐笑着接了，仰着頭看着凌瑜，表出他的感激。凌瑜覺得他可愛不過，便拉着他的手，一同走到小城旁邊，一面幫着他們，將野花插上了。小嵐忽然道，「先生，你剛纔站在礁石上半天作甚麼，是不是……」這時凌瑜猛然又記起方纔的決心來，神經完全錯亂了，以下的話，也沒有聽見。住了半天，忽然答道，「我要走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！」他們聽見了，似乎十分奇怪，睜着漆黑的眼睛，看着凌瑜，凌瑜也不往下說了，只流下淚來。他們不知所以，都沒了主意，默默的站起來，攜着手就走。凌瑜呆呆的出了半天的神，忽然驚醒過來，他們已經走出數步以外，還不住的回頭看着。凌瑜微

微的笑着，對他們點頭，他們也笑着說「再見，」便又往前走了幾步。忽然又一同站住了，回過頭來，喚道，「先生！世界上有的是光明，有的是快樂，請你自己去找罷！不要走那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。」這銀鐘般清朗的聲音，穿入凌瑜的耳中，心裏忽然的放了一線的光明，長了滿腔的熱氣！看着他們縞白如雪的衣裳，溫柔聖善的笑臉，金赤的夕陽，照在他們頭上，如同天使頂上的圓光，朗耀晶明，不可逼視，這時凌瑜幾乎要合掌膜拜。

天使的影子，漸漸的遠了；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，歷歷落落的明星，漸漸的露出雲端。海面上起了涼風，濤聲澎湃，水影深黑。燈塔上的燈光，乍明乍滅。凌瑜呆呆的站在這孤寂的海岸上，耳邊

還聽見說，『先生，世界上有的是光明，有的是快樂，請你自己去找罷，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！』這聲音好似雲端天樂一般，來回的唱了幾遍，凌瑜眼前的光暈，忽然漸漸的放大了，一片的光明燦爛，幾乎要衝破夜色。他心中所有的陰翳，都撥散了，却起了一種不可思議，莊嚴華美的感情，一縷縷的流出腦海，隨着潮聲，在空中來回的蕩漾。他這時不禁淚流滿面，屈膝跪在沙灘上，抬頭望着滿天的繁星，輕輕的說道，『我知道了，世界上充滿了光和愛，等着青年自己去找，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！』

最後的安息

惠姑在城裏整整住了十二年，便是自從她有生以來，沒有領略過野外的景色。這一年夏天，她父親的別墅剛剛蓋好，他們便搬到城外來消夏。惠姑喜歡得什麼似的，有時她獨自一人坐在門口的大樹底下，靜靜的聽着農夫唱着秧歌；野花上的蝴蝶，栩栩的飛過媽的頭上。萬綠叢中的土屋，櫛比鱗次的排列着。遠遠地又看見驢背上坐着綠衣紅裳的婦女，在小路上慢慢的走。她覺得這些光景，十分的新鮮有趣，好像是另換了一個世界。

這一天的下午，她午夢初回，自己走下樓來，院子裏靜悄悄的

沒有一點的聲息，在廊子上徘徊了片晌，忽然想起她的自行車來，好些日子沒有騎坐了，今天閒着沒事，她想拿出來玩一玩，便進去將自行車扶到門外，騎了上去，順着那條小路慢慢的走着，轉過了坡，則見有一道小溪，夾岸都是桃柳樹，風景極其幽雅，一面賞玩，不知不覺的走了好遠，不想溪水盡處，地勢欹斜了許多，她的車子便滑了下去，不住的飛走，惠姑害了怕，急忙想挽轉回來，已來不及了，只覺得兩旁樹木，飛也似的往兩邊退去，眼看着便要落在水裏，嚇得惠姑只管喊叫。忽然覺得好像有人在後面拉着，那車便望傍倒了，惠姑也跌在地下。起來看時，却是一個鄉下女子，在後面攀着輪子。惠姑定了神，拂去身上的塵土，回頭向她道謝。只

見她也只有十三四歲光景，臉色很黑，衣服也極其襤褸，但是另有一種樸厚可愛的態度。她笑嘻嘻的說：『姑娘！剛纔差一點沒有滑下去，掉在水裏，可不是玩的！』惠姑也笑說：『可不是呢，只爲我路徑不熟，幸虧你在後面拉着，要不然，就滾下去了。』她道：『前些日子聽見人說山後洋樓的主人搬來了。我看姑娘不是我們鄉下的打扮，所以我想……』惠姑點頭笑道：『是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家裏還有誰？』她說：『我名叫翠兒，家裏有我媽，還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。我自從四歲上我爹媽死去以後，就上這邊來的。』惠姑說：『你這個媽，是你的大媽還是孀娘？』翠兒搖頭道：『都不是。』惠姑遲疑了一會，忽然想她一定是一個童養媳了，便道：『你媽待你好

不好？『翠兒不言語，眼圈紅了。抬頭看了一看日影說，『天不早了，我要走了，要是回去的晚，我媽又要……』說着便用力提着水桶要走，惠姑看那水桶很高，內裏盛着滿滿的水，便說，『你一個人那裏搬得動，等我來幫助你抬罷。』翠兒說，『不用了，姑娘更搬不動，回頭把衣服弄濕了，等我自己來罷。』一面又掙扎着提起水桶，一步一步的挪着，逕自去了。

惠姑凝立在溪岸上，看着她的背影，心裏想，『看她那種委屈的樣子，不定她媽是怎樣的苦待她呢，可憐她也只比我略大兩歲，難爲她成天裏作這些苦工，上天生人也有輕重厚薄啊！』這時只聽得何媽在後面叫道，『姑娘原來在這裏，叫我好找！』惠姑回頭笑

了，便扶着自行車，慢慢的轉回去。何媽接過自行車，便說，「姑娘幾時出來的，也不叫我跟着，剛纔太太下樓，找不見姑娘，急得什麼似的，以後千萬不要獨自出來，要是……」惠姑笑着說，「得了，我偶然出來一次，就招出你兩車的話來。」何媽也笑了，一邊拉着惠姑的手，一同走回家去。道上惠姑就告訴何媽說他自己遇見翠兒的事情，只把自行車幾乎失險的事瞞過了。何媽嘆口氣說，「我也聽見那村裏的大嫂們說了，她婆婆真是厲害，待她極其不好，因為她過來不到兩個月，公公就病死了，她婆婆成天裏咒罵她，說她命硬，把公公尅死了，就百般的凌虐她，挨凍挨餓，是免不了的事情，聽說那孩子到是溫柔和氣，很得人心的。」這時已經到家。

他父親母親都倚在樓頭欄杆上，看見惠姑回來了，雖是喜歡，也不免說了幾句，惠姑只陪笑答應着，心裏却不住的想到翠兒所處的情況，替她可憐。

第二天早晨，惠姑又到溪邊去找翠兒，却沒有遇見，自己站了一會兒。又想這個時候或者翠兒不得出來，要多等一等，又恐怕母親惦着，只得悶悶的回來。

下午的時候，惠姑就下樓告訴何媽說，『我出去一會兒，太太要找我的話，你說我在山前玩耍就是了。』何媽答應了，她便慢慢的走到山前，遠遠的就看見翠兒低着頭在溪邊洗衣服，惠姑過去喚聲『翠兒』，她抬起頭來，惠姑看見她眼睛紅腫，臉上也有一縷一

縷的爪痕，不禁吃了一驚，走近前來問道，「翠兒！你怎麼了？」翠兒勉強說，「沒有怎麼！」說話却帶着哽咽的聲音，一面仍用力洗他的衣服。惠姑也便不問，揀了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下，凝神望着她，過了一會兒說，「翠兒！還有那些衣服，等我替你洗了罷，你歇一歇好不好？」那滿含着慈憐溫藹的言語，忽然使翠兒心中受了大大的感動——

可憐翠兒生在世上十四年了，從來沒有人用着憐憫的心腸，溫柔的言語，來對待她。她腦中所充滿的只有悲苦恐怖，身上所感受的，也只有鞭笞凍餓。她也不明白世界上還有什麼叫做愛，什麼叫做快樂，只昏昏沉沉的度那凄苦黑暗的日子。要是偶然有人同她說

了一句稍爲和善的話，她都覺得特別，却也不覺得喜歡，似乎不信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好人。所以昨天惠姑雖然很懇摯的慰問她的疾苦，她也只拿這疑信參半的態度，自己走開了。

今天早晨，她一清早起來。忙着生火做飯。他的兩個弟弟也不知道爲什麼拌起嘴來，在院子裏對吵，她恐怕她媽鬧醒了，又是她的不是，連忙出來解勸。他們便都拿翠兒來出氣，抓了她一臉的血痕，一邊罵道：『你也配出來勸我們，趁早躲在廚房裏罷，仔細我媽起來了，又得挨一頓打！』翠兒看更不得開交，連忙又走進廚房去，他們還追了進來。翠兒一面躲，一面哭着說：『得了，你們不要鬧，鍋要乾了！』他們掀開鍋蓋一看，喊道，『媽媽！你看翠兒

做飯，連鍋都熬乾了，她還躲在一邊哭呢！』他媽便從那邊屋裏出來，蓬着頭，掩着衣服，跑進廚房端起半鍋的開水，望翠兒的臉上潑去，又罵道，『你整天裏哭什麼，多會兒把我也哭死了，你就趁願了！』這時翠兒臉上手上，都燙得起了大泡，剛哭着要說話，他弟弟們又用力推出她去。她媽氣忿忿的自己做了飯，同自己兒女們吃了。翠兒只躲在院子裏推磨，也不敢進去。午後她媽睡了，她纔悄悄的把屋裏的污穢衣服，檢了出來。坐在溪邊去洗。手腕上的燙傷，一着了水，一陣一陣的麻木疼痛，她一面洗着衣服，只有哭泣。

惠姑來了，又叫了她一聲，那時她還以為惠姑不過是來閒玩，

又恐怕惠姑要拿他取笑，只淡淡的應了一聲。不想惠姑却在一旁坐着不走，只拿着憐憫的目光看着她，又對她說要幫助她的話。她抬頭看了片晌，忽然覺得如同有一線靈光，衝開了她心中的黑暗。這時她腦孔裏充滿了新意，只覺得感激和痛苦都怒潮似的，奔湧在一處，便哽咽着拿前襟掩着臉，漸漸的大哭起來，手裏的濕衣服，也落在水裏。惠姑走近她面前，拾起了濕衣挨着她站着，一面將她焦黃蓬鬆的頭髮，向後掠了一掠，輕輕的摩撫着她，這時惠姑的眼裏，也滿了珠淚，只低頭看着翠兒。一片慈祥的光氣，籠蓋在翠兒身上。她們兩個的影兒，倒映在溪水裏，雖然外面是貧富，智愚，差得天懸地隔，却從她們的天真裏發出來的同情，和感恩的心，將

她們的精神，連合在一處，造成了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。

從此以後，惠姑的活潑憨嬉的腦子裏，却添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思想。她覺得翠兒是一個最可愛最可憐的人。同時她又聯想到世上無數的苦人，便拿翠兒當作苦人的代表，去撫卹，安慰。她常常和翠兒談到一切城裏的事情，每天出去的時候，必是帶些餅乾糖菓，或是自己玩過的東西，送給翠兒。但是翠兒總不敢帶回家去，恐怕弟妹們要奪了去，也恐怕他媽知道惠姑這樣好待她，以後不許她出來。因此玩完了，便由惠姑收起，明天再帶出來，那糖餅當時也就吃了。他們每天有一點鐘的工夫，在一塊兒玩，現在翠兒也不攔阻

惠姑來幫助他，有時他們一同洗着衣服，汲着水，一面談話。惠姑覺得她在學堂裏，和同學遊玩的時候，也不能如此的親切有味。翠兒的心中，更漸漸的從黑暗趨向光明，她覺得世上不是只有悲苦恐怖，和鞭笞凍餓，雖然他媽依從的打罵磨折她，她心中的苦樂，和從前却大不相同了。

快樂的夏天，將要過盡了。那天午後，惠姑站在樓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大雨，對面山峯上，雲氣濛濛，草色越發的青綠了，樓前的樹葉，被雨點打得不住的顫動。她忽然想起暑假要滿了，學校又要開課了，又能會着先生和同學們了，心裏很覺得喜歡。正在凝神的時候，他母親從後面喚道，「惠姑！你今天覺得悶了，是不是？」

惠姑笑着回頭走到他母親跟前坐下，將頭靠在母親的膝上，何媽在一旁笑道，『姑娘今天不能出去和翠兒玩，所以又悶悶的。』惠姑猛然想起來，如若回去，也須告訴翠兒一聲。這時母親笑道：『到底翠兒是一個怎樣可愛的孩子，你便和她這樣的好！我看你兩天以後，還肯不肯回去。』何媽說，『太太不知道還有可笑的事。那一天我給姑娘送糖餅去了，她們兩個都坐在溪邊，又洗衣服，又汲水，說說笑笑的，十分有趣。我想姑娘在家裏，那裏做過這樣的粗活，偏和翠兒在一處，就喜歡做。』母親笑道，『也好，到學了幾樣能耐。以後……』他父親正坐在那邊窗前看報，聽到這裏，便放下報紙說，『惠姑這孩子是真有慈愛的心腸，她曾和我說過翠兒的

苦况，也提到她要怎樣的設法救助。所以我任憑她每天出去。我想鄉下人沒有受過教育，自然就會生出像翠兒他婆婆那種頑固殘忍的婦人，也就有像翠兒那樣可憐無告的女子。我想惠姑知道了那些痛苦，將來一定能以想法救助的。惠姑！你心裏是這樣想麼？」這時惠姑一面聽着，眼裏却滿了晶瑩的眼淚，便站了起來，走到父親面前，將膝上的報紙拿開了，挨着椅旁站着，默默的想了一會，便說，「我回去了，不能常常出來的，翠兒豈不是更加吃苦，爹爹！我們將翠兒帶回去，好不好？」他父親笑了說，「傻孩子，你想人家的童養媳；我們可以隨隨便便的帶着走麼？」惠姑說，「可否買了他來？」何媽搖頭說，「那有人家將童養媳賣出去的，他媽也一

定不肯呵。」母親說，「橫豎我們過年還來的，又不是以後就見不着了，也許往後的光景，會好一點，你放心罷！」惠姑也不說什麼，只靠在父親臂上，過了一會，便道，「媽媽！我們什麼時候回去？」他母親說，「等到晴了天，我們就該走了。」惠姑笑說，「我玩的日子多了，也想回去上學了。」何媽笑說，「不要忙，有姑娘膩煩念書的日子在後頭呢。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

又過了兩天，這雨纔漸漸的小了，只有微塵似的雨點，不住的飛灑。惠姑便想出去看看翠兒。走到院子裏，只覺得一陣一陣的輕寒，地下也滑得很，便又進去套上一件衣服，換了鞋，帶上草帽，又慢慢的走到溪裏。溪水也漲了，不住的潺潺流着，往常她們坐的

那幾塊石頭，也被水沒過去了，却不見翠兒！她站了一會，覺得太涼，剛要轉身回去。翠兒却從那裏提着水桶，走了過來，忽然看見惠姑，連忙放下水桶笑說，「姑娘好幾天沒有出來。」惠姑道，「都是這雨給關住了，你這兩天好麼？」翠兒搖頭道，「也只是如此。那裏就好了。」說着話的時候，惠姑看見她頭髮上，都是水珠，便道，「我們去樹下躲一躲罷，省得淋着。」說着便一齊走到樹底下。翠兒笑說，「前兩天姑娘給我的那幾個字，我都用樹枝子輕輕的畫在牆上念了幾天，都認得了，姑娘再教給我新的罷。」惠姑笑說，「好了，我再教給你罷。本來我自己認得的字，也不算多，你又學得快，恐怕過些日子，你便要趕上我了。」翠兒十分的喜歡說，「不

知道到什麼時候，我纔能彀趕上呢，姑娘每天多教給幾個字，或者這一兩年就可以……。」這時，惠姑忽然皺眉說，「我忘了告訴你了，我們——我們過兩天要回到城裏去了，那裏能彀天天教你？」翠兒聽着不覺呆了，似乎她從來沒有想到這些，便連忙問道，「是真的麼？姑娘不要哄我玩！」惠姑道，「怎麼不真，我母親說了，晴了天我們就該走了。」翠兒說，「姑娘的家不是在這裏麼？」惠姑道，「我們在城裏還有房子呢，到這兒來，不過是歇夏，那裏住得長久，而且也須我回去上學的。」翠兒說，「姑娘什麼時候再來呢？」惠姑說，「大概是等過年夏天再來，你好好的在家裏等着，過年我們再一塊兒玩罷。」這時翠兒也顧不得汲水了，站在那裏怔

了半天，惠姑也只靜靜的看着她。過了一會兒，她忽然說，「姑娘去了，我更苦了，姑娘能設法帶我走麼？」惠姑沒有想到她會說這話，一時回答不出，便勉強說，「你家裏還有人呢，我們怎能帶你走？」翠兒這時不禁哭了，嗚嗚咽咽的說，「我家裏的人，不拿我當人看待，姑娘也曉得的，我活着一天，是一天的事，那裏還能等到過年，姑娘總要救我纔好！」惠姑看她這樣，心中十分難過，便勸她說，「你不要傷心，橫豎我還要來的，要說我帶你去，這事一定不成，你不如……」

翠兒的媽，看翠兒出去汲水，半天還不見回來，心想翠兒是又躲懶去了，就自己跑出來找。走到溪邊，看見翠兒背着臉，和一個

白衣女郎一同站着。她輕輕的走過來，她們的談話，都聽得明白，登時大怒起來，就一直跑了過去。翠兒和惠姑都嚇了一跳，惠姑還不認得她是誰，一看翠兒面如白紙，不住的向後退縮。那婦人揪住翠兒的衣領，一面打一面罵道，「死丫頭，你倒會背地裏褒貶人，還怪我不拿你當人看待！」翠兒痛的只管哭叫，惠姑不覺又怕又急，便走過來說，「你住了手罷，她也並沒有說……」婦人冷笑說，「我們婆婆教管媳婦，用不着姑娘可憐，姑娘要把她帶走，拐帶人口可是有罪呵！」一面將翠兒拖了就走。可憐惠姑那裏受過這樣的話，不禁雙頰漲紅，酸淚欲滴，兩手緊緊的握着，看着翠兒走了，自己跑了回來，又覺得委曲，又替翠兒可憐，自己哭了半天，也不敢叫

她父母知道，恐怕要說她和村婦拌嘴，失了體統。

第二天雨便晴了，惠姑想起昨天的事，十分的替翠兒擔心，也不敢去看。下午果然不見翠兒出來。自己只悶悶的在家裏，看着僕人們收拾物件。晚飯以後，坐了一會，便下樓去找何媽作伴睡覺，只見何媽和幾個莊裏的婦女，坐在門口說着話兒，猛聽得一個婦人說：『翠兒這一回真是要死了，也不知道她媽爲什麼說她要跑，打得不成樣子。昨夜我們還見她哭，今天却沒有聲息，許是……』惠姑吃了一驚，連忙上前要問時，何媽回頭看見惠姑來了，便對她們擺手，她們一時都不言語。這時惠姑的母親在樓上喚着，『何媽！姑娘的自行車呢？』何媽站了起來答應了，一面拉着惠姑說，『我

們上去罷，天不早了。」惠姑說，「你先走罷，太太叫你呢，我再等一會兒。」何媽只得自己去了。惠姑趕緊問道，「你們剛纔說翠兒怎麼了？」她們笑說，「沒有說翠兒怎麼。」惠姑急着說，「告訴我也不要緊的。」她們說，「不過昨天她媽打了她幾下，也沒有什麼大事情。」惠姑道，「你知道她的家在那裏？」她們說，「就在山前土地廟隔壁朝南的門，門口有幾株大柳樹。」這時何媽又出來，和她們略談了幾句，便帶惠姑進去。

這一晚上，惠姑只覺得睡不穩，天色剛剛破曉，便悄悄的自己起來，輕輕走下樓來，開了院門，向着山前走去。草地上滿了露珠，涼風吹袂，地平線邊的朝霞，照耀得一片通紅，太陽沒有上來，

樹頭的雀鳥鳴個不住。走到土地廟旁邊，果然有一個朝南的門，往裏一看，有兩個女孩，在院子裏玩，忽然看見惠姑，站在門口，便笑嘻嘻的走出來。惠姑問道，『你們這裏有一個翠兒麼？』她們說，『有，姑娘有什麼事情？』惠姑道，『我想看一看她。』她們聽了便要叫媽，惠姑連忙擺手說，『不用了，你們帶我去看罷。』一面掏出一把銅元，給了她們，他們歡天喜地的接了，便帶惠姑進去。惠姑低聲問道，『你媽呢？』她們說，『我媽還睡着呢，』惠姑說，『好了，你們不必叫醒她，我來一會就走的。』一面說着便到了一間極其破損污穢的小屋子，她們指着說，『翠兒在裏面呢？』惠姑說，『你們去罷，謝謝你，』自己便推門走了進去，只覺得裏面很黑

暗，一陣一陣的臭味觸鼻，也看不見翠兒在什麼地方，便輕輕的喚了一聲，只聽見房角有微弱的聲音應着，惠姑走近前來，低下頭仔細一看，只見翠兒蜷曲着臥在一個小土坑上，臉上血痕模糊，腳邊放着一堆爛棉花。惠姑心裏一酸，便坐在坑邊，輕輕的拍着她說，『翠兒！我來了！』翠兒的眼睛，慢慢的睜開了，猛然看是惠姑，眉眼動了幾動，只顯出欲言無聲欲哭無淚的樣子。惠姑不禁滴下淚來，便拉着她的手忍着淚坐着，翠兒也不言語，氣息很微，似乎是睡着了。一會兒只聽得她微微的說，『姑娘……這些字我……我都認……』忽然又驚醒了說，『姑娘！你聽這溪水的聲音……』惠姑只勉強微笑着點了點頭，她也笑着合上眼，慢慢的將惠姑的手，拉

到胸前。惠姑只覺得她的手愈握愈牢，似乎迸出冷汗。過了一會，她微微的轉側，口裏似乎是唱着歌，却是聽不清楚，以後便渺無聲息。惠姑坐了好久，想她是睡着了，輕輕的站了起來，向她臉上一看，她憔悴鱗傷的面龐上，滿了微笑，燦爛的朝陽，穿進黑暗的窗櫺，正照在她的臉上，好像接她去到極樂世界，這便是可憐的翠兒初次的安息，也就是她最後的安息！

一個兵丁

小玲天天上學，必要經過一個兵營。他挾着書包兒，連跑帶跳不住的走着，走過那營前廣場的時候，便把脚步放遲了，看那些兵丁們早操。他們一排兒的站在朝陽之下，那雪亮的槍尖，深黃的軍服，映着陽光，十分的鮮明齊整。小玲在旁邊默默的看着，喜歡羨慕的了不得，心想：『以後我大了，一定去當兵，我也穿着軍服，還要搨着槍，那時我要細細的看槍裏的機關，究竟是什麼樣子。』這個思想，天天在他腦中旋轉。

這一天，他按着往常的規矩，正在場前凝望的時候，忽然覺得

有人附着他的肩頭，回頭一看，只見是看門的那個兵丁，站在他背後，微笑着看着他。小玲有些瑟縮，又不敢走開，兵丁笑問，『小學生。你叫什麼？』小玲道，『我叫小玲。』兵丁又問道，『你幾歲了？』小玲說，『八歲了。』兵丁忽然呆呆的兩手挂着槍，口裏自己說道，『我離家的時候，我們的勝兒不也是八歲麼？』

小玲趁着他凝想的時候，慢慢的挪開，數步以外，便飛跑了。回頭看時，那兵丁依舊呆立着，如同石像一般。

晚上放學，又經過營前，那兵丁正在營前坐着，看見他來了，便笑着招手叫他，小玲只得過去了，兵丁叫小玲坐在他的旁邊。小玲看他那黧黑的面顏，沉沉的目光，却現出極其溫藹的樣子，漸漸

的也不害怕了，便慢慢伸手去拿他的槍。兵丁笑着遞給他。小玲十分的喜歡，低着頭只顧玩弄，一會兒抬起來。那兵丁依舊癡想着，同早晨一樣。

以後他們便成了極好的朋友，兵丁又送給小玲一個名字，叫做「勝兒」，小玲也答應了。他早晚經過的時候必去玩槍，那兵丁也必是在營前等着。他們會見了却不多談話，小玲自己玩着槍，兵丁也只坐在一旁看着他。

小玲終竟是個小孩子，過了些時，那笨重的槍也玩得膩了，經過營前的時候，也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了。有時因為那兵丁只管追

着他，他覺得厭煩，連看操也不敢看了，遠望見那兵丁出來，便急忙走開。

可憐的兵丁！他從此不能有這個嬌憨可愛的孩子和他作伴了。但他有什麼權力，叫他再來呢？因為這個假定的勝兒，究竟不是他的兒子。

但是他每日早晚依舊在那裏等着，他藏在樹後，恐怕驚走了小玲。他遠遠地看着小玲連跑帶跳的來了，又嘻笑着走過了，方纔慢慢的轉出來，兩手拄着槍，望着他的背影，臨風灑了幾點酸淚——他幾乎天天如此，不知不覺的有好幾個月了。

這一天早晨，小玲依舊上學，剛開了街門，忽然門外有一件東

西向着他倒來。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桿小木槍，槍柄上油着紅漆，很是好看，上面貼着一條白紙，寫着道，『勝兒收玩，愛你的老朋友——』

小玲拿定槍柄，來回的念了幾遍，好容易明白了。忽然舉着槍，追風似的，向着廣場跑去。

這隊兵已經開拔了，軍營也空了——那時兩手拄着槍，站在營前，含淚凝望的，不是黧黑慈藹的兵丁，却是嬌憨可愛的小玲了。

一個軍官的筆記

戰雲密布了，動員令下了，我自己昏昏沉沉的，什麼都不明白，便要開往前敵去了，便要去和那無情的砲火相見了。我打死了人家，人家打死了我，都不過是這麼一回事；只可憐是——爲誰犧牲爲誰奮勇，都說不明白！我死了，人家死了，都像死一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，真是從何說起！

父親站在門口，微風吹着他的白髮，蕭蕭披拂；妹妹扶着他，他們一同站着，一聲兒不響。——呀！這不像將士從軍，家人送別

的光景，爲什麼一句激勵的話也沒有，一句淒戀的話也沒有？我明白了！「師出無名，」便有激勵的話，也如何出口！可憐呵！是他們勸慰我好呢？還是我勸慰他們好呢？昨天一夜的工夫，我原也想出幾句話，來安慰他們的，爲何現在又說不出！不說了，去罷。

一翻身出了門，上了車；腦中還嵌着剛纔的光景，嵌着一片淒苦的光景，也許這就是末次的分別，末次的相見，只恨我當初爲何要入軍校，原來戰爭的功用就是如此！戰爭的目的就是爲此！

道上遇了幾個朋友，一邊走着，一邊談話，臉上都顯出極其激烈的樣子，忽地抬頭看見了我，也不招呼，只彼此低低的說了幾句

話，望着我冷笑。我們交互着過去了，我不明白他們爲何不理我，爲何冷笑？忽然想起我自己現在的地位，那裏是榮譽的軍人，分明是軍閥的走狗；我素日的志趣那裏去了，竟然做這卑賤的事，如何對得起我的朋友，也如何對得起我自己——

一抬頭到了車站，我部下的兵丁，等着我了，他們一排兒站着，舉着槍，現在要出發了！我應當對他們說幾句話，勉強提起精神來，微笑着對着他們，剛想起頭一句，就是：『我們軍人的天職，』方要出口，忽然我的心痛了，我的臉紅了，底下如何接着說？難道……我的話縮回了，他們都凝望着我，眸子裏滿了眼淚；我們彼此心裏都明白，彼此都互相憐憫，然而我們仍須去死戰。

暫時靜默了一會子，還是我含着淚，揮一揮手說：『去罷，我們一齊上站去罷。』

經過了幾站，看見了無數黃衣的兵士和隊官，忙忙碌碌的上車下車，各人做各人的事。汽機軋軋的響着，愈顯得我們慘默無聲，兩旁的平原，風馳電掣的過去，我的思想，也隨着一片大地，不住的旋轉。我心中還是不信，現在便是要出戰的。當年的想像，以爲軍人爲國效死，臨敵的時候，不定是怎樣的激昂奮發，高唱入雲；死在疆場，是怎樣的有榮譽；奏凱回來，是怎樣的得贊美，自從赴歐觀戰以後，看見他們的苦境，已經稍稍覺得戰爭是不人道，不想

現在不但是不人道，而且是無價值，眼看得我們便要爲少數的主戰者，努力去做這不人道，無價值的事了，——太不值得了。

戰壕挖好了，隱隱的看見對面的軍隊，旗幟飄揚，他們的隊官，聽說便是忠平，——是我伯父的兒子，是我的哥哥；他是在一個月以前，剛和我分手的。前幾天他還寫信給我，問我何時可到他那裏去，不想我們現在却在戰場相見，可憐呵！我何忍攻擊他，他何忍攻擊我，要是爲着公理正義，自然沒有什麼顧戀，要是我們自己起意的，也沒有什麼顧戀；現在却如何呢？——

我們都按兵不動，盼着萬一還有調停的希望，心裏稍微的鎮定

一些，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們；軍需官又只管遲延着不來；軍糧不足，怎能支持呢？如何能叫兵士們枵腹從軍呢？

我爲何臥在這裏？我的頭爲何抬不起來？我爲何覺得週身麻木？這雪白的牆壁，綠陰遮滿的窗戶，不是戰場上呵！——我想起來了，我是已經交戰受傷了，這裏是醫院呵，大雨的晚上，忠平的軍隊稍稍的越過戰線來，一陣的槍聲，將我們一齊驚醒，那時我神經錯亂，只覺得拿着一柄指揮刀，站在雨中，耳中只有雨聲，槍聲，呼聲，忽然一聲震響，我跳起很高來，立刻左邊身子麻木了過去，倒在雨地裏，腦子裏好像有海水流過一般。一會兒火光一閃，

聽得有人說：『他們的隊官在這裏呢，』接着有人低頭看我，——
『呀！忠平哥哥！』他哭了，拉着我的手：我也哭了，以後我覺得
飄了起來，萬事都不覺得了。

我的確是受傷了，忠平在不在這裏呢？我到底是在那邊呢？

看護生進來，看見我醒了，連忙走過來。我要問他，他却微笑着搖頭，不叫我言語，一壁低頭去察看我的傷處，我的目光隨着他的手看去，立刻血液冰冷，——原來我已成了廢人了，我的左手左脚沒有了：：恨得我要坐起來！我用力撕開裏傷的藥布！我痛擊自己的頭，我大聲呼喊！我哭了！看護生嚇得不知道怎麼好，站在一

旁，呆呆的看着我。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，他纔過來要勸：我指着門叫他出去，我不聽他的話，誰的話我都不聽。完了！完了！我成了廢人了，不如死了……

一覺醒來，剛一睜眼，立刻想起方纔的事來；什麼心都灰了，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！

「不論是誰，請給我一瓶毒藥，讓我死了罷！」我不住的哀喚着。這時門開了，忠平走了進來，灰白着臉，他的左手也裹着布，掛在頸下，三步兩步，走至床前，撫着我，好半天掙出一句話來，說：「弟弟！我……」我們都幽咽無聲。我靜靜臥着，耳中只聽得

樹葉搖動，和忠平哽咽的聲音，他的眼淚，滴在我的臉上，這時我想起小的時候，和忠平一處遊玩，我們各人都拿着一桿小木槍，裝上沙土，伏在樹後，互相射擊，忽然他一槍射在我臉上，飛沙迷了我的眼，我放下槍就哭了，他趕緊跑過來，替我揉眼睛，一面勸我說：『弟弟不要哭，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。』這些事都像幻燈般一片一片的在我眼前過去，——這時我心中只覺得澄靜淒慘，忠平呵！但願你永久坐在這裏，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！

可喜的消息到了，我不致久安於廢人了，我要往一個新境界去了，那地方只有一和平，「憐憫」和「愛」，一天的愁煩，都撇下

我去了。

可憐的主戰者呵！我不恨你們，只可憐你們！忠平呵！我不紀念你，我只愛我！父親呵，妹妹呵，再見罷！

世界的歷史，一頁一頁的翻過去，以下只有……

『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淚；不再有死，也不再有悲哀，哭號，疼痛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』

「是誰斷送了你？」

怡萱今天起的很早，天色剛剛發亮，她就不想睡了；悄悄的下來，梳好了頭，喜喜歡歡的又把書包打開，將昨天叔叔替她買的新書，一本一本的，從頭又看了一遍，又好好的包起來。這時燦爛的陽光，纔慢慢的上升，接着又聽見林媽在廚房裏淘米的聲音。

她走到母親屋裏，母親正在窗前梳頭。父親却在一張桌子上寫心經，看見怡萱進來了，便從玳瑁邊的眼鏡裏，深深的看她一眼，一面問道，『你都預備好了麼？』怡萱連忙應道，『預備好了。』她父親慢慢的擱下筆，摘下眼鏡說，『萱兒，你這次上學堂去，是

你叔叔的意思。他說的一篇理由，我也不很明白，本來女孩兒家，那裏應當到外頭去念書？不過我們兩房裏，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，你叔叔素來又極喜歡你，我也不忍過拂他的意思。今天是你頭一天上學，從今天起，你總要好好去做，學問到不算一件事，一個姑娘家只要會寫信，會算賬，就足用了。最要緊的千萬不要學那些浮囂的女學生們，高談「自由」「解放」，以致道德墮落，名譽掃地，我眼裏實在看不慣這種輕狂樣兒！若是我的女兒，也……」怡萱一邊聽着，答應了幾十聲「是」。這時她母親梳完了頭，看見林媽已經把早飯開了，恐怕怡萱頭一天上學，要誤了時刻，便陪笑說，「你這話已經說了好幾回了，她也已經明白了，現在時候也不早，

讓她吃飯去罷。」她父親聽見了，抬頭看一看鐘，便點頭道，「去罷。」怡萱慢慢的退出去。

出到外間，急急忙忙的吃了半碗飯，便回到自己屋裏，拿了書包，叫林媽跟着，又到母親屋裏，陪笑說，「爹爹，媽媽，我上學去了。」她父親點一點頭，等到怡萱走到院子裏，又叫住，說道，「下午若是放學放的早，也須在學校裏候一候，等林媽來接，你再和她一同回來。」怡萱站住答應了，便和林媽去了。

到了學校，林媽帶她進去，自己便回來，怡萱坐在自己的座上，寂寂寞寞的，也沒有人來睬她。看同學們都三三兩兩的，在一塊兒談笑，她心裏覺得很恹恹，只自己打開書本看着。不一會兒，

上堂鈴響了，先生進來，她們纔寂靜了下去。怡萱也使聚精凝神的去聽講。

過了一兩個月，同學們漸漸和她熟識了，又看她性情穩重，功課又好，都十分的敬愛她。她父親每次去學校裏，查問成績的時候，師長們都是十分誇獎。她父親很喜歡，不過沒有和怡萱說過，恐怕要長她的傲氣。

這天是星期，父親出門去了，怡萱自己在院子裏看書。林媽送進一封信來，接過一看，是一封英文信，上面寫着自己的名字。心想許是英文教習寫來的，不過字跡不像，便拆開了。原來是一個男學生寫的，大意說屢次在道上遇見她，又聽得她的學問很好，自己

很欽慕，等等的話，底下還註着通信的住址。信裏的英文字，都拚錯了，文法也顛倒錯亂。怡萱的英文程度，本也很淺，看了幾遍，好容易明白了，登時氣得雙臉紫漲，指尖冰冷，書也落到地下。怔了半天，把信夾在書裏，進到屋子裏去，坐在椅上發獃。心想：『這封信倘若給父親接到，自己的前途難免就犧牲了，假如父親要再疑到自己在外面，有什麼招搖，恐怕連性命都難保！這一次是萬幸了，以後若再有信來，怎麼好！他說是道上屢次遇見的，自己每天上學，却不理會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。即或知道是誰寫的，也沒有法子去懲治，好容易叔叔千說萬說，纔開了求學之門，這一來恐怕要……』她越想越氣，越想越怕，自己哭了半天。等到父親回來

了，才連忙洗了臉，出來講了兩篇古文，又勉強吃了午飯。晚上便覺得頭昏腦熱起來，第二天早晨，她却依舊掙扎着去上學。

從這時起，她覺得非常的不安，一聽見郵差叩門，她的心便跳個不住。成天裏寡言少笑，母親很愁慮，說『你不必太用功了！求學的日子長着呢，先歇些日子再說！』她一面陪笑着，安慰她的母親。一面自己却忍不住落下淚來。

過了十幾天，沒有動靜，她纔漸漸的寬慰下去，仍舊專心去做她的功課。

這天放了學，林媽照例來接。道上她看林媽面色很遲疑，似乎有話要告訴；過了一會，才悄悄的說，『老爺今天不知爲什麼生了

大氣，拿着一封信，同太太吵了半天……『怡萱聽見『一封信』三個字，已經嚇呆了，也顧不得往下再問，急忙的同林媽走回家去。

到了家，腿都軟了，幾乎走不上台階。進到母親屋裏，只見父親面色鐵青，坐在椅上，一語不發。母親泛白着臉，也怔着坐在一邊。她戰兢兢上前叫聲爹媽，父親不理她，只抬頭看着屋頂，母親說了句，『萱兒你……』眼淚便落了下來。怡萱喉頭哽塞，走到母親面前。父親兩手索索的抖，拿出一封信來，扔在桌上，自己走了出去。

這時怡萱不禁哭了。母親含着淚，看了她半天，說，『你素來這樣的聰明沉靜，爲何現在却糊塗起來？也不想……』怡萱哭着問

道，「媽媽這話從何處說起？」母親指着桌上，說，「你看那封信！」怡萱拿過來一看，却是一封恭楷的漢文信，上邊寫着：「蒙許締交，不勝感幸，星期日公園之遊，萬勿爽約。」怡萱看完了，扶着桌子，站了一會，身子便往後仰了。

一睜開眼睛，却臥在自己床上，母親坐在一邊。怡宣哭着坐起來說，「媽媽！我的心，只有媽媽知道了！」母親也哭了，說，「過去的事，不必說了，——都是你叔叔誤了你！」怡萱看她母親的臉色，又見父親不在屋裏，一時冤抑塞胸，忽然慘笑了幾聲，仍舊面壁臥下。

一個月以後，一個鬚髮半白的中年人，獨自站在一座新墳旁邊，徘徊憑弔，過了半天，只聽得他彈着眼淚說，『可憐的怡萱姪女呵，到底是誰斷送了你？』

三兒

三兒背着一個大筐子，拿着一個帶鉤的樹枝兒，歪着身子，低着頭走着，眼睛却不住的東張西望。天色已經不早了，再拾些破紙爛布，把筐子裝滿了，便好回家。

走着便經過一片廣場，一羣人都在場邊站着，看兵丁們打靶呢，三兒便也走上前去。只見兵丁們一排兒站着，兵官也在一邊，前面一個兵丁，單膝跪着，平舉着槍，瞄準了鐵牌，噹的一聲，那彈子中在牌上，便跳到場邊來。三兒忽然想到這彈子拾了去，到可以賣幾個銅子，比破紙爛布值錢多了。便探着身子，慢慢的用鉤子

撥過彈子來，那兵丁看他一眼，也不言語。三兒就蹲下去拾了起來，揣在懷裏。

他一連的拾了七八個，別人也不理會，也沒有人禁止他，他心裏很喜歡。

一會兒，又有幾個孩子來了，看見三兒正拾着彈子，便也都走攏來。三兒回頭看見了，恐怕別人搶了他的，連忙跑到牌邊去。

忽然聽得一聲哀喚，三兒中了彈了，連人帶筐子，打了一個回旋，便倒在地上。

那兵官吃了一驚，却立刻正了色，很鎮定的走到他身旁。衆人都圍上前來，有人便喊着說，「三兒不好了！快告訴他家裏去！」

不多時，他母親一面哭着，便飛跑來了，從地上抱起三兒來。那兵官一脚踢開筐子，也低下頭去。只見三兒面白如紙，從前襟的破孔裏，不住的往外冒血。他母親哭着說，『我們孩子不能活了！你們老爺們償他的命罷！』兵官冷笑着，用刺刀指着場邊立的一塊木板說，『這牌上不是明明寫着不讓閒人上前麼？你們孩子自己闖了禍，怎麼叫我們償命？誰叫他不認得字！』

正在不得開交，三兒忽然咬着牙，掙扎着站起來，將地上一堆的爛紙捧起，放在筐子裏；又掙扎着背上筐子，拉着他母親說，『媽媽我們家……家去！』他母親却依舊哭着鬧着，三兒便自己歪斜的走了，他母親纔忙跟了來。

一進門，三兒放下筐子，身子也便坐在地下，眼睛閉着，兩手揉着肚子，已經是出氣多進氣少了。這時門口站滿了人，街坊們便都擠進來，有的說，『買塊膏藥貼上，也許就止了血。』有的說，『不如抬到洋人醫院裏去治，去年我們的叔叔……』

忽然衆人分開了，走進一個兵丁來，手裏拿着一小捲兒說，『這是二十塊錢，是我們連長給你們孩子的！』這時三兒睜開了眼，伸出一隻滿了血的手。接過票子來，遞給他母親說，『媽媽給你錢——』他母親一面接了，不禁號啕痛哭起來。那兵丁連忙走出去，那時——三兒已經死了！

魚 兒

十二年前的一个黄昏，我坐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，手裏拿着一根竹竿兒，繞着絲兒，掛着餌兒，直垂到水裏去。微微的浪花，漾着釣絲，好像有魚兒上釣似的，我不時的舉起竿兒來看，幾次都是空的！

太陽雖然平西了，海風却仍是很熱的，誰願意出來蒸着呵！都是我的奶娘說，夏天太睡多了，要睡出病來的。她替我找了一條竿子，敲好了鈎子，便拉着我出來了。

礁石上倒也平穩，那邊炮台圍牆的影兒，正壓着我們。我靠在

奶娘的胸前，舉着竿子。過了半天，這絲兒只是靜靜的垂着。我覺得有些不耐煩，便嗔道，『到底這魚兒要吃什麼？怎麼這半天還不肯來！』奶娘笑道，『他在海裏什麼都吃，等着，一會兒他就來了！』

我實在有些倦了，便將竿子遞給奶娘，兩手叉着，抱着膝。一層一層的浪兒，慢慢的捲了來，好像要沒過這礁石；退去的時候，又好像要連這礁石也帶了去。我一聲兒不響，我想着——我想我要是能隨着這浪兒，直到了水的盡頭，掀起天的邊角來看一看，那多麼好呵！那麼一定是亮極了，月亮的家，不也在那裏麼？不過掀起天來的時候，要把海水漏了過去，把月亮濯濕了。不要緊的！天下

還有比海水還潔淨的麼？他是澈底清明的……

『是的，這會兒涼快的多了，我是陪着姑娘出來玩來了。』姑娘這句話，將我從幻想中喚醒了來；抬頭看時，一個很高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邊，正和姑娘說着話兒呢。他右邊的袖子，似乎是空的，從肩上直垂了下來。

他又走近了些，微笑着看着我說，『姑娘釣了幾條魚了？』我仔細看時，他的臉面很黑，頭髮斑白着，右臂已經沒有了，那袖子真是空的。我覺得有點害怕，勉強笑着和他點一點頭，便回過身去，靠在姑娘肩上，輕輕的問道，『他是誰？他的手臂怎……？』姑娘笑着拍我說，『不要緊的，他是我的鄉親。』他也笑着說，『怎

麼了，姑娘怕我麼？」奶娘說，「不是，姑娘問你的手怎麼了？」他低頭看了一看袖子，說，「我的手麼？我的手讓大砲給轟去了！」我這時不禁抬頭看看他，又回頭看看那砲台上，隱隱約約露出的砲口。

我望着他，說，「你的手是讓這砲台上的大砲給轟去的麼？」他說「不是，是那一年打仗的時候，受了傷的。」我想了一會兒，便說，「你們多會兒打仗來着？怎麼我沒有聽見砲聲。」他不覺笑了，指着海上——就是我剛纔所想的清潔光明的海上——說，「姑娘，那時還沒有你呢！我們就在那邊，一個月亮的晚上，打仗來着。」我說，「他們必是開砲打你們了。」他說，「是的，在這砲

火連天的時候，我的手就沒有了，掉在海裏了。」這時他的面色漸漸的泛白起來。

我呆呆的望着蔚藍的海，——望了半天。

奶娘說，『那一次你們似乎死了不少的人，我記得……』他說，『可不是麼，我還是逃出命來的，我們同隊幾百人，船破了以後，都沉在海裏了。只有我，和我的兩個同伴，上了這砲台了。現在因着這一點勞苦，餉銀比他們多些，也沒有什麼吃力的事情做。』

我撫着自己的右臂，說，『你那時覺得痛麼？』他微笑說，『爲什麼不痛！』我說，『他們那邊也一樣的死傷麼？』他說，『那是自然的，我們也開砲打他們了，他們也死了不少的人，也都沉在海裏』

了。』我凝望着他說，『既是兩邊都受苦，你們爲什麼還要打仗？』他微微的歎息，過了一會說，『那裏是我們？……是我們兩邊的艦長，下的命令，我們不能不打，不能不開砲呵！』

砲台上的喇叭，嗚嗚的吹起來。他回頭望了一望，便和我們點一點首說，『他們練習砲術的時候到了，我也得去看看着他們，再見罷！』

『他自己受了傷了，嘗了痛苦了，還要聽從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去開砲，也教給後來的人，怎樣開砲；要叫敵人受傷，叫敵人受痛苦死了，沉在海裏了！——那邊呢，也是這樣。他們彼此遵守着那

不知所謂的命令，做這樣的工作！

海水推着金赤朗耀的月兒，從天邊上來。

「海水裏滿了人的血，他聽憑飄在他上面的人類，彼此湧下血來，沾染了他自己。他仍舊沒事人似的，帶着血水，噴起雪白的浪花——」

月兒是受了這血水的洗禮，被這血水浸透了，他帶着血紅的光，停在天上，微笑着，看他們做這樣的工作。

清潔！光明！原來就是如此！……」

奶娘拊着我的肩說，「姑娘，晚了，我們也走罷。」

我慢慢的站了起來，從奶娘手裏，接過竿子，提出水面來，——

——鈎上忽然掛着金赤的一條魚！

『他在水裏什麼都吃』，他吃了那兵丁的手臂，他飲了從那兵丁傷處流下來的血，他在血水裏養大了的！』我挑起竿子，摘下那魚兒來，仍舊拋在水裏。

奶娘却不理會，扶着我下了礁石，一手拄着竿子，一手拉着無精打彩的我，走回家去。

月光之下，看見砲上有些白衣的人，圍着一架明亮奪目的東西，——原來是那些兵丁們，正練習開砲呢！

國旗

筆筒裏的一幅小小的國旗，低低的垂拂着，——無論什麼時候，我抬起頭來看見他，總覺得有一種莊嚴興奮的感情。世界上也只有這樣小小的巾兒，總能觸動這種不可抵抗的感覺！

夕陽到了平地了，霞光漾進窗裏來，牆外隱隱的聽見跳躍笑語。膝上的一本書，正看到很費解的一段，不禁抬頭凝想着。忽然看見小弟弟，自己呆呆的，坐在對面椅子上發怔。我便放下書，笑着問道，『你一個人，進來坐着作什麼？誰和你嘔氣了？』他慢慢的挪了過來，倚着椅背兒，生着氣，說，『二哥哥說我了……』我說，

『他說你什麼了？』他說，『他不許我和武男玩，他說要和武男玩，人家就要笑話我；從前我和傑蒙玩，也是他給……他說傑蒙是德國人，我們同他們是什麼交戰國，他不許我理他，現在他又不許……』正說着二弟連忙從外面進來，哄着小弟弟說，『我勸你不要和武男兒玩，不是說你，是怕你叫同學們笑話。』小弟弟牽着二弟的手，低着頭說，『你平日也有朋友，怎麼人家都不笑話你？』二弟笑了，說『我的朋友都是中國孩子，武男却是……，小弟弟！你忘了上次我們聽的演說麼？學生要愛國！』小弟弟想了一會兒說，『他也愛我們的國，我們也愛他們的國，不是更好麼？各人愛各人的國，鬧的朋友都好不成，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，大家合攏來做一個，再

連上傑蒙……」

二弟忽然從筆筒裏，拿出那一柄國旗來，放在小弟弟的手裏，凝視着他說，『小弟弟，你愛這個國旗麼？』小弟弟低低的說，『我——我愛這國旗！』二弟說，『你還小呢？你只懂得愛朋友，不懂得愛國。也罷，現在你愛這國旗罷，不要再出去了！』小弟弟也不言語了，接過旗兒來，兩個弟兄牽着手兒，併着肩兒站着。

我看見他們，一聲兒不響，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熱烈的感覺。

細碎的木屐聲音近了，一個白胖的小臉兒，露在外院的門邊，小頭兒點着，小手兒拿着小旗兒招着。二弟指給小弟弟看，說，『你

看武男也拿着他們的旗兒呢？人家都懂得愛國！『小弟弟看着二弟，看了一會兒，也便搖着頭兒，招着旗兒。

一樣可愛的小臉兒，一樣漆黑的頭髮，一樣黯寂可憐的神兒！兩個孩子，隔着窗戶，揮着旗子，却都凝立不動。

我看着他們，一聲兒不響，心中另起了一種異樣偉大的感覺！國旗呵，你這一塊人造的小小的巾兒，竟能隔開了這兩個孩子，天真的朋友的愛！

這小小的巾兒，百千萬面，帳幕般零零碎碎的隔開了世界上的，天真的，偉大的愛！人類呢，都蒙蔽在這百千萬面的旗影裏，昏天黑地的，過那無同情，不互助的生活！

『小弟弟，你出去和你的朋友玩罷，國旗算什麼？』

兩個旗兒，併在一處，幻成了一種新的和平的標幟。兩個孩子拉着手，並着肩，向着晚霞邊的草場走去。

我拊着二弟的肩，目送着這兩個孩子，走入光影裏，還隱約聽見他們說，『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，大家合攏來，再連上傑蒙——』
二弟慢慢的回過頭來，看着我說，『姊姊——大家合攏來……』
朋友的愛，是比國家的愛，更……我的話說錯了！』

書還在桌子上，剛纔凝想的那一段，又跳上眼簾來：

『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……等那完全的來到，這有限的

必歸於無有了！

一個不重要的軍人

他父親死了，剩下的幾畝地，他大哥和二哥分着種了，並沒有提到他的名字。他舅舅背地裏和他說，『福和，你父親的地，怎麼沒有你的份兒？你應當和你哥哥們理論！』他只恭默着，彷彿沒有聽見一般。

他幫着大嫂做些家務事，送一送飯，挑一挑水，放一放驢，還抱一抱姪兒；整天裏總是不閒着，他總是那般喜歡。

這天他拉着驢兒，從地裏回來，大哥和大嫂，正吃着飯。二哥也坐在一邊，抱着腿兒，抽着旱煙。大哥向他說，『你來正好，我

和你二哥正說呢，你年紀也不少了，在家裏坐食山空，也不是事。昨天舅舅從城裏來，說營裏正招兵呢，明兒你就去一趟。」他恭默的聽着，心裏並不覺得怎麼樣，只捨不得他黑胖的小姪兒；便從地下抱起他來，走出門口，朝着他父親的墳兒，呆呆的站着。

他的體格很健壯，選上兵丁了。在營裏早操演，白日習工，下午上講堂，勤勤懇懇的，和別人一樣。然而練軍歌的時候，只因他一字不識，五六天的工夫，不準會背一節，天天受長官的責罰。又常常抽着空兒，去看問病的同伴，誤了學習注音字母的時間，也屢次的受鞭打。同伴們都笑他，他依舊是那般喜歡。

領下餉來，得假就回家去，還帶着穿剩的軍衣和靴子，都交給

哥哥和嫂子。這一天依舊挑一挑水，抱一抱姪兒，時候到了，纔戀戀不捨的，看着哥哥嫂子冷淡的臉，告辭了一聲，繞着父親的墳兒，又回到營裏去。

一年之中，營裏關於他的笑話，越發的多了：別人白吃果攤上的東西，白坐車子，他看着擺攤的和車夫的爲難，他替人家還了。他舅舅來和他要錢，他手裏沒有，憑實一說，他舅舅氣得打他一頓。禮拜天，同伴拉他聽戲去，半道裏他却要站住聽「救世軍」的演講。像這類的事情還多，人人都拿他當作笑話的材料，他依舊是這樣做，依舊是這般喜歡。

這天他正閒着。站在操場的角兒上，拿着一張軍歌的篇子，默

默的背誦。忽然聽得那邊一片聲，笑嚷起來，回頭看時，一個同營的兵丁，正打着一個賣花生的孩子。他連忙上前，一把拉住，一面叫那孩子快走；他自己身上，却早着了幾腳，孩子走遠了，他纔放手。旁邊的人，看他面色慘白，却依舊笑着，一聲兒不言語，左手扶着腰，慢慢的踱回營去。

他傷風，又咳嗽起來，只覺得腰背痛得很，支持不住了，告了三天的假。

別的同伴，背地裏說，『你怎麼不賭一賭氣？難道爲着公道，白挨幾腳？』他倒勸着說，『罷了！人當生氣的時候，那能管得住自己？他也不是成心，那天的事，不必再說了。』

他依舊病着，二哥進城來，順道來看他；走的時候，他席底下放着的一塊買膏藥的錢，也不見了，他心裏明白。同伴要替他買藥時，他只說，「好得多了，不買也可以。」

他有時出來曬着太陽，和經過的同伴說說笑笑，他精神很委頓，他却依舊是那般喜歡。

大夫說他內外夾攻，又耽誤的日子太多，不容易治了，不如回家養着去。同伴們回了營長，從館裏把他舅舅找來，送了他回去。

進門的時候，姪兒跳起來接他，嫂子只微微歎了一口氣，說，「他又回來了！——」

他只躺着，也不能挑水放驢了。姪兒常在旁邊坐着，聽他說城

裏的事。他哥哥在外面叫他姪兒說，「你出來罷，你叔叔是癆病，仔細招上你！」

他更寂寞了，只從紙窗的破孔中，望着他父親的墳。

過些日子，舅舅到他營裏替他告了長假，他死了。這消息傳開了。——他是一個不重要的軍人，沒有下半旗，也沒有什麼別的紀念，只從冊上勾去他的名字。然而這營裏，普遍的從長官，到他的同伴，有兩三天，心靈裏只是淒黯煩悶，如同羊羣失了牧人一般！

一二，一一，一九二一。

一九四八年版

去國

基價五元

著者 冰心

出版者

北新書局

代表人 李小峯

印刷者 大新印刷廠